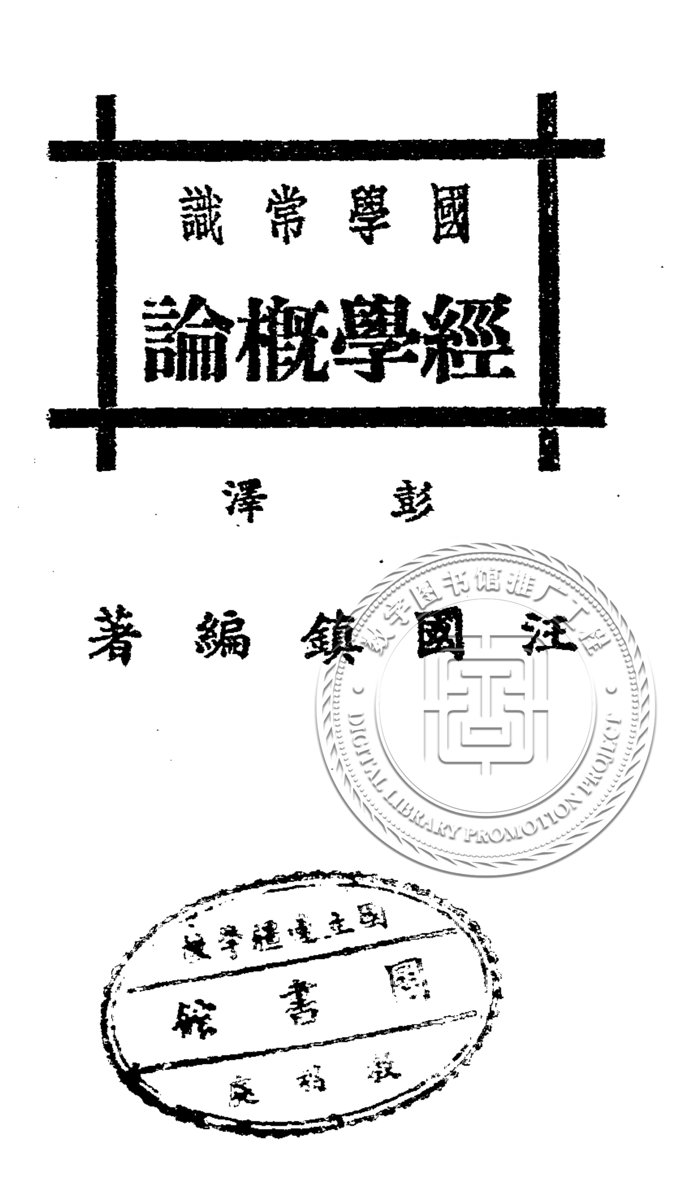


國學常識

經學概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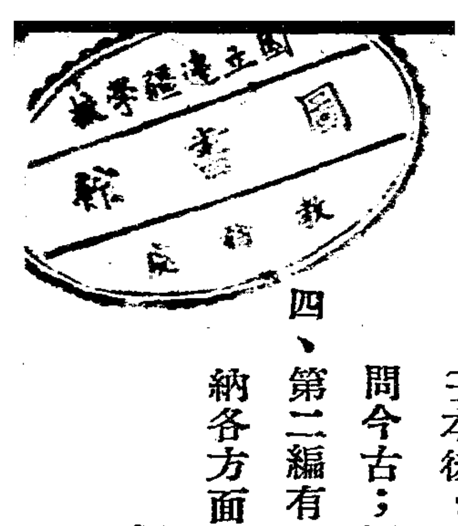
彭澤
汪國鎮編著

1935

弁言

經爲羣言之祖，文史制作，罔不導源於是；不但舍經學無理學，卽舍經學亦無所謂文史也。兩漢之賈董揚劉諸儒，固以經術澤其文章；而唐宋之歐曾蘇王所作，亦何嘗不資夫經義？劉勰之言宗經，顏介之論文原，良有以也。有清經學鼎盛，超軼漢宋，其文章亦宏博絕麗，得力於經者至深；莊張龔魏，其屈指也。乃自西學東來，學術思想爲之丕變；迄乎今日，莘莘學子，羣惟科學是騖，辭文是咻，等舊學爲筌蹏，鄙經生爲頑固；不及百年，國學之亡，可預測也。有識者慨然憂之，乃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說，大學取士，亦參以國學常識試之；於是士之有志升學者，遂不得不留意於是矣。惟是言國學於今日固難；而言國學中之經學，則難之尤難：何則？經學既爲子史文章之總匯，而尤爲中國文化之策源，決非拘牽故訓謹守門戶者所能集事；而當此新舊遞嬗之時，尤宜高掌遠蹠，酌古準今；探賾索微，兼新賅舊；發揚經學之功用，以恢宏固有之文化，進而求東西文化之融會；此則通儒所有事也。予不敏，少承庭訓，稍知經義；長而入校，兼鶩新知；以是荒其業者歷

年。出校以後，服務教育，盱衡世變，慨然於舊新之流弊，幾不可究詰，於是翻然舍其新而舊是謀；良以學不修而德不講者，皆由無經學之修養也。然昔人以窮經而皓首，而一經尚不能通；今予欲以皓首而窮經，經豈可窮與？是亦太不自量矣。雖然，經非不可窮也；要在窮之之道爲何如耳？苟其伊唔占畢，咬嚼文字，倚傍門戶，迷戀骸骨，雖窮老氣盡，亦不能通；遑論皓首？若其兼賅大義，揣摩微旨，以歷史之眼光，爲歸納之研究，本之六藝以守其源，參之子史以明其委，澤之西學以神其用；則豈但六經皆我註脚，雖予取予攜，物各付物，可也；如此治經，雖皓首何害？然此非予一人之大言，實今之言國學者所應取之態度也。教學之暇，爰取最近三年來之所口講而筆錄者，彙爲斯編，顏曰經學概論：大抵取烏瞰式之觀察，爲平列式之敍述；撮其大旨，用識門徑，於以備學者研究之一助，不無小補也。至於粗枝大葉，誠不免貽誚通人；而篳路椎輪，昔賢亦所不廢；幾經斟酌，於是乎書。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彭澤汪國鎮自敍於省立南昌第二中學校



例言

一、本書三編，係就最近三年來教授王易國學概論時口講之材料，整理而得；大都爲王本所無，而爲諸生所應知者，詳爲講解，期與王本相得益彰。

二、第一編六藝概說，實爲十三經概說，較王本擴張頗多。此因諸生中多有未讀經書者，不能不指示門徑，以滿足其經學常識之慾望；雖其中尙嫌淺近，但以再進一步，則學者又嫌其洸悶；故抱定「寧淺無深，寧易無難」之宗旨，以求其易入；閱者諒之。

三、第二編歷代經學史略原爲著者數年來改正皮錫瑞經學歷史之散篇雜記，因皮君今文氣味太重，而著者對於古文家之訓詁繁碎，亦頗不滿；本此兩種意見，故有是作；及教王本後，更加補充修正，於是彙爲是編；其中對於兩家，毫不偏袒；縱有微辭，亦不問今古；閱者觀後自見。

四、第三編有涉及經學以外之敍述者；此因著者向認經史一貫之說，故範圍略加擴大，容納各方面之重要常識，以期滿足諸生之求知慾望。

五、第二編後半詳於清學，而於顧黃戴王諸大師之略歷，少所敍述者；因諸生於此諸大師之行誼，自入初中以後，耳熟能詳；故不再加敍述，以免講及史傳之嫌，離題太遠，故略之。

六、第三編漢學與宋學爲著者四年前之講稿；因恐學者對於前兩編嫌其簡略，故特加修正補充，作爲本書第三編；使學者得知經學無論何派，均可歸納爲漢宋兩學，可作爲本書結論。其中略有與第二編相同之材料，本擬刪去，繼思刪之則不能成篇，存之則詳略互見；故存之於此，以資學者參考云。

七、本書爲在二中教授高三班三次涉成之稿，幾經斟酌，尙不洽于心，後當隨時補充改正，以臻完善，於再版時付印，特聲明於此。

國鎮又識

國學常識 **經學概論**

彭澤汪國鎮編著

目錄

第二編　歷代經學史略

第三編　漢學與宋學

國學常識

經學概論

彭澤　汪國鎮　編著

第一編　六藝概說

一、六藝稱經之由來　六藝二字，原有兩說：一爲周禮所稱之禮，樂，射，御，書，數，六者，此爲保氏(官名)之教授科目，與本題所講之六藝無涉，姑置不論。茲篇所講，卽指孔子刪定之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種古書也。此六種古書，原名六藝，（見孔子世家）藝者學也；學其學，則曰六藝；尊其書，則曰六經；然在孔子時代尙無經名，稱經者後起之事也。

孔子以前無經名，其刪定六藝，亦不過守先待後而已；非欲後人視爲神聖不可侵犯之寶典也，故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生平只稱此等書爲詩書禮樂易春秋，並不附以「經」字；乃後人逞其臆說，多謂六藝稱經，自孔子始，不獨見於禮記經解，且見於諸子之書：如莊子天運篇云：「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天道篇云：「孔子繙十二經以見老子。」以此爲夫子當日自名六經之證。獨不思禮記出自七十子

及漢儒，雖篇名經解，而夫子實未明提「經」字；傳述之言，何足置信？莊子書多寓言，其載孔子言行，多出杜撰，豈能爲据？他如孝經緯鉤命訣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語，則更誕妄不足道矣。故曰：「孔子以前，六藝不稱經，孔子亦决不自稱經；稱經者後起之事也。」

古書之稱經，始自道家；如荀子著書，嘗引古之道經，是爲經名出於道家之證。其後唐人推尊道家之老莊列三子書爲經，即倣此例。戰國時代，百家並起，各尊其書，而經名遂濫，如墨子韓非子書，均有經篇；李悝則著法經；他如黃帝內經，周髀算經，皆爲後人託古自尊其學而設。其取義如「經界」者，則有山海經水經等書；等而下之，則有茶經棋經甘露經相貝經等書：此則出於後世妄人之自尊小道，無當於大雅矣。

大抵六藝之稱經，出於七十子之徒；其所以必稱孔子刪定之書爲經者，實由先有傳記之書，而後經之尊稱以立。蓋自孔子既歿，七十子之徒及其門人各舉所聞於師者，著之竹帛，名之曰傳；傳者傳也；轉也；所以傳述經旨，轉示後人也。如子夏之作喪服傳，子思之作中庸，曾子之作大學，公孫尼子之作緇衣，……皆傳體也。既有傳體，於是尊夫子所

手訂之六藝爲六經，以與百家書之稱經者相對抗。故經書雖出於傳體之先，而經名實定於傳體之後；此清儒章實齋所以譬之爲因有子而立父之名也。（見文史通義經解上）

二、經與傳之分別　經與傳本相輔而行，然實有種種之異點。大抵經先傳而有，傳爲經而作；經文約而傳文詳；經旨隱而傳義顯，孔子之所手訂者爲經，七十子及漢儒之所述者爲傳；易書詩禮樂春秋六者，經也；三禮三傳論語孝經等，則傳也；今之十三經，其中眞爲經者五，而其爲傳者則有八；本爲傳而目之爲經，是則非當日作傳者所及料矣。

三、經字之意義及六經概義　經字之意義，原有三說：即

a班固白虎通義云：「經，常也；五經猶五常也。」

b劉熙釋名云：「經，徑也；猶徑路無所不通也。」

c許愼說文云：「經，織也；從系巠聲。」蓋經字之義，取象治絲，從(同縱)絲爲經，衡(同橫)絲爲緯，故引申之，則爲組織之義。

由上所述，可知經爲人生日用之常道，聖人以統系方法述之以教後人也。

經之本義，既爲常道，則其書非若宗教之經典也可知。善乎清儒章實齋之言曰：「六經乃先王典章制度之實，義取經綸以爲世法，雖有經名，非尊稱也。」其說較爲通達，宜近人章太炎倡經爲線裝書之說也。

前人討論六經意義者，不一而足；玆略舉數說如左：

a 戴記經解曰：「孔子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b 莊子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c 太史公自敍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生，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d 揚子法言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志者莫辨乎詩；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由上所述，六經之性質與功能，可以見矣。以下更分述六經之內容梗概。

四、易

(甲)易之意義　唐孔穎達曰：「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也。然變化運行，全在陰陽二氣，陰陽之大者，莫如日月，故聖人取日月二字以爲「易」字。（說文，日月易也，）惟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故鄭玄易贊及易論曰：「易一名而函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簡爲生生之道，言其「德」也；變易爲生生之道，變而相續，言其「氣」也；不易爲生生之體，體有常位，言其「位」也。今舉易繫辭說明之如左：

a 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易簡之說也。儒家居約行簡之說，道家抱一守眞之理，均導源於此。

b 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不易之說也。漢儒董仲舒倡「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說，即出於此。

c 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

此變易之說也。漢儒改絃更張之說，卽出於此。

以上三說，要以變易之說爲最合於社會進化之理；故易爲變之哲學，亦可名爲變之二元(陰陽)哲學。惟天地間之變化，不出數理二字；故後人言易者，亦有數理二派之分。大抵漢儒言易多主象數；所謂窮天命以驗人事也；其弊至流於讖緯之學，京房一派，其代表也。魏晉以下，言易者多主義理；所謂盡人事以應天命也；王弼程伊川一派，其代表也，言數者流於迷信，言理者較爲可信；故後人註易，較漢人爲長。

(乙)易之起原　易之爲書，非僅爲卜筮而作，乃伏羲氏本天道以謀人事進步之必要的制作也。今舉易乾鑿度及白虎通之說如左：

a易乾鑿度曰，「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爲時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按易乾鑿度，雖不可盡信，然此說尙無流弊，故采之。

b白虎通曰：「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俯察，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

由上所述，可知聖人作易，非以明天道之悠遠，實以謀人事之進步；取法於陰陽二氣之流行，由現象以生出意象，由意象以產出種種制作：此爲社會事物進化必經之階級；故易經亦可名爲社會進化史。後人僅目易爲最古之哲學思想書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丙)易之制作　關於易之制作，有今古兩派說法：大抵伏羲始畫八卦，兩派均無異辭。惟關於重卦，作卦爻辭，作十翼諸問題，兩派出入甚大。今先臚列兩派之說，然後歸納之如左：

a重卦問題　伏羲畫卦之後，何人重爲六十四卦？兩派爭論頗劇。

子、今文派　今文派自太史公揚雄班固王充等，均主文王囚於羑里，始演六十四卦。故彼輩均主張文王爲重卦之人。

丑、古文派　古文派主張重卦者有數說：

ㄅ、鄭玄据世譜神農一稱連山氏之說，以連山易爲神農易，因謂神農重卦。

ㄆ、孫盛以連山易爲夏易，因謂大禹重卦。

ㄇ、王弼作易略例，根據易繫辭有「蓋取諸離……」之文，因謂神農以前，即有六十四卦，故彼主張伏羲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

d卦爻辭作者問題

子、今文派　今文派據史記周本紀謂文王演易，只重卦爲六十四卦，並未爲卦作卦爻辭。凡易之卦爻辭，皆孔子作也。

丑、古文派　古文派謂文王作卦辭，周公居東，作爻辭；所謂「人更三聖」者，即指伏羲文王孔子而不言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

c十翼作者問題

子、今文派　今文派謂孔子繫易，即爲易作卦爻辭，及彖，象，文言等，並未作十翼中之繫辭說卦等。今之繫辭，乃傳體，係七十子之徒及漢人言易者所作也。

丑、古文派　古文派謂孔子晚年讀易，韋編三絕，因作十翼以闡其理。十翼者，即上彖

，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今文家只承認彖，象，文言爲孔子所作，餘均爲後人所作云。

今古兩派對於易之制作，其主張不同如此。然自東漢以後，今文勢衰，古學盛行，故古文派之說頗占優勢。今之十三經注疏易注，自唐以後，卽宗王弼。茲依世人通行之說，歸納之如左：

a伏羲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

d文王作卦辭。

c周公作爻辭。

d孔子作十翼。

(丁)易之內容　易之主體爲六十四卦，卦有六爻，卦與爻各繫以辭，而演易之道始備。

今分述之如左：

a卦　伏羲畫卦，每卦本爲三爻，兩卦相重，則爲六爻：爻者卦之橫畫也，陽爻作「一」，陰爻作「--」。伏羲本以一畫表太極；兩畫分陰陽；三畫象三才；(天，地，人)三畫成而

卦之本體始具，六爻成而卦之變象以見。孔穎達曰：「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此卦之本義也。

b 爻　易正義曰：「爻者效也。」所以表示變動之象也。爻分陰陽，陽爻爲三，陰爻爲六，卽陽爻爲三畫，陰爻爲六畫；然陽得兼陰，故其數爲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爲六；故九爲純陽之數，六爲純陰之數。

凡畫卦皆自下而上，故以最下之一畫爲第一爻，最上之一畫爲第六爻。如陽爻爲第一畫，則稱爲初九；若爲第六爻，則稱上九。若第一畫爲陰爻，則稱初六；若第六畫爲陰爻，則稱上六，中間各爻，則相其陰陽而爲之名：此爻之內容也。

c 辭　卦與爻均繫以辭，所以釋其義也。其所繫之辭，則有兩種：

子、卦辭與爻辭　卦辭爲文王所作：例如乾卦辭云：「乾，元亨利貞。」——先點卦名，然後說其卦之德。（如元亨利貞，吉，凶，悔，吝，無咎，等字是）其他各卦之卦辭體例均如此。

爻辭爲周公所作；例如乾卦第一爻辭云：「初九，潛龍勿用，」其他各卦之爻辭均如

此。

丑、彖辭與象辭

1.彖　易正義曰：「彖者斷也；」所以斷定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釋其卦之名：如乾卦「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總斷乾卦之德也。乾坤二卦之彖辭，均斷其德。坤卦以下各卦彖辭，或說其義，或說其名；例多不具舉。

2.象　一爻表示一種變動之象，故解爻者曰象辭。惟象辭分大小二種：其總象一卦者，曰大象；如乾卦象辭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大象也，係總象一卦之義。其分解一爻之象者，則曰小象；如乾卦初九爻之象辭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以「陽在下」三字專釋「潛龍勿用」之象；其他準此類推。

d傳　總釋易之六十四卦者，有繫辭傳上下二篇。古文家信繫辭爲孔子作；今文家則認爲後人所作，故太史公談稱繫辭爲易大傳，其上繫則釋易上卷卅卦，下繫則釋下卷卅四卦。魏人何晏謂上繫言「無」，下繫言「有」；此以老莊之學釋易者也。其實上繫言天道，下

繫言人事，與前上下兩卷之各卦，互相發明。惟其中多引孔子語，且詞句亦多重複，如「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一語前後迭見，）故宋人亦多不認繫辭爲孔子所作，歐陽修之易童子問，卽發揮此說。

(戊)易之傳授　易之傳授，要分今古兩派。今分述如左：

a今文派　今文易學自稱得孔子之易之正傳：其說謂孔子傳易於商瞿子木，商瞿傳之橋庇子庸，橋庇傳之馯臂子弓，馯臂傳之周醜子家，周醜傳之孫虞子乘，孫虞傳之田何子莊；由商瞿以至田何，約爲六世，一線相傳，師法瞭然，故謂之得易之正傳。今表之如左：

孔子——商瞿子木——橋庇子庸——馯臂子弓——周醜子家——孫虞子乘——田何子莊（一稱杜田生）

漢初今文家首傳易者，爲齊人田何。（後徙杜陵，故亦稱杜田生），田何傳之丁寬（一稱丁將軍）周王孫，齊服生，王同四人，惟丁寬之傳最盛。今表之如左：

今文易—田何
- 周王孫
- 齊服生
- 丁寬——田王孫
  - 孟喜—？—焦延壽—京房君明（另一京房與楊何門下同姓名）
  - 施讎
  - 梁丘賀
- 王同——楊何
  - 京房
  - 司馬談

易本古代哲學思想之書，故以義理爲主。漢初今文家之傳易者，自田何以下，均言義理，不涉象數，象數者，導源於卜筮也。言易者自當以義理爲正宗，象數爲別派。

今文易在武帝時，本宗楊何，故楊氏易列於學官。其後丁寬一派，再傳而爲施孟梁丘三家；昭宣以後，三家易均設博士以講習之。然施與梁丘二家之易學，尙屬義理一派；惟孟喜治易，專演陰陽災變之說：漢書儒林傳稱孟喜自稱得陰陽災變書於其師田王孫；易之言象數而涉及陰陽災變流爲別派者，自孟喜始。其後又有京房（君明）者，受易學于焦贛（延壽）稱焦氏之學，出於孟氏，而孟氏之徒如翟牧白生等均不肯承認。然自是京氏易頗得世人信仰；其易學長於卜筮，主以災變說易，卒以上書言災異，下獄死。其學至元帝以後，亦列學官，由是今文易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之學。

b古文派　易經未遭秦火，本無今古派別可言。惟在西漢之季，四家易盛行之時，民間有傳費氏易者。據漢書儒林傳云：「東萊費直字長翁，治易無師說，專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說易，行於民間，劉向校祕中書時，以祕中易與三家易相校，知三家易多脫去「無咎」「悔亡」等字，惟民間所習之費氏易與祕中本合，無脫字；自是費氏易遂認爲古文本矣

。惟西漢經師說經，重有師承，恪守家法；費氏易旣無師承，又無章句，徒以彖象文言說經，故當時今文四家多詆之。今略表其傳授如左：

古文易——費直——王璜——陳元／鄭衆——馬融——鄭玄

隨書經籍志云：「東漢費氏易大行，鄭玄因之作易注，荀爽作易傳，魏人王弼王朗並爲之注。而王弼之注，掃除象數，獨標清義，尤爲大行」自是古文費氏易遂代今文四家易而興矣。

清人皮錫瑞曰：「孔子之易，重在明義理，切人事，漢末，易道猥雜，「卦氣」「爻辰」「納甲」「飛伏」「世應」之說，紛然並作，王弼乘其敝，掃而空之，頗有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說經，雜以道家之學，漢人朴實說經之體，至此一變。宋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可爲定論」。平心論之，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實弼之功；祖尚虛玄，使易竟入於老莊者，弼亦不能無過，其後程伊川著易傳，以儒家之學，闡明易理，頗能存王之善，糾王之失；易學本可由此而純矣。乃自宋初陳摶首倡圖書之學，邵雍和之，朱子信之，朱所作易本義悉宗陳邵之說，以先天卦位之圖附會義文，而加之於孔子之易之上；由

是古代三聖相傳之易學，一變而爲道士派之易；其怪誕無稽，不下於漢人之象數也，至清初胡渭作易圖明辨，推倒圖書之說，復還先聖之舊；易學光明，由是啓矣。

五、書

(甲)尚書之意義　唐劉知幾史通曰：「尚書者，其先出於太古；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取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六者一名六體）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敍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劉說以爲尚書非純粹之記言體，其實言事相兼，史體方暢，左氏傳卽放於此；卽後代正史之本紀列傳，亦倣之；未可議其不純也。

(乙)尚書之內容　尚書本爲古史，其大旨在明君道及臣道而已。明君道者，爲典，誥，

誓，命之屬；明臣道者，爲謨，訓，貢，歌，之篇，今分述其義如左：

a典　典者常也；尙書首二篇爲堯舜二典，即記二帝治天下之常道，故漢人多總稱之爲帝典，以原本包堯舜二典也。自僞古文尙書出，始分「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非其舊也。

b謨　謨者謀也，虞舜之世，君臣每交相儆戒；如大禹謨，（僞）皋陶謨，（今）益稷，（僞）三篇，均敍禹皋等陳於帝舜之嘉言嘉謨，故稱之曰謨，後代臣下之奏疏文體，即仿此。

c訓　訓有教誨之義，此體可分二類：

1.爲賢臣以懇摯之辭訓誨其君；如伊訓（僞）太甲（僞）等篇是。

2.爲臣下追述祖德以促君上反省之辭；如五子之歌（僞）是。

D誥　誥者告也；大抵爲君主告誡臣下之辭，亦有臣下互相告誡者：茲分爲五項：

1.君主曉諭臣民之辭；如仲虺之誥湯誥康王之誥等是。

2.人臣勸告君主之辭；如召誥洛誥西伯戡黎等是。

3.祭告宗廟神祇之辭；如金縢武成等是。

4.君主垂戒臣下之辭；如康誥梓材酒誥等是。

5.同官彼此相告之辭，如微子君奭等是。

E誓　誓爲出師告戒將士之辭；如甘誓湯誓等是。

F命　命卽命令，可分三項：

1.有所俾予之辭命；如說命三篇，皆爲俾予官職之命。

2.有所遣使之命；如呂刑畢命等是。

3.有所付託之命；如顧命爲成王將崩以康王付託羣臣之辭是。

此尚書之內容大概也。尚書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劉勰所謂「書標七觀」者，此之謂也。

(丙)尚書之派別　秦政焚書，尚書受害最烈：百篇之書，迄今合今古兩本計之，僅及其半。而以今古眞僞之爭，糾纏不已，實則所僅存者，不過二十九篇。玆分今古兩派，略述其傳受如左：

a今文派　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先，亦以尚書今古文之爭爲最烈。漢初今文尚書最先

出，而伏生爲其最初大師。史記伏生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治尚書，及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按當時伏生實僅得二十八篇，武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泰誓一篇，當時以附於伏生書，故稱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伏生書本古文，錯始以今文寫定，（按漢代通行隸書，故稱隸爲今文；至古文則通指倉頡書及大篆也。）歸以稱說於朝；是爲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然錯無傳授，惟伏生之門人張生歐陽生二人之傳爲最盛。其後有歐陽及大小夏侯三家之尚書，得列學官，是爲今文尚書之三家。今表其傳授如左：

今文尚書—伏生
- 鼂錯（無傳授）（按論衡正說篇謂錯傳兒寬，然史無明文，不足据。）
- 張生
  - 歐陽生—兒寬—歐陽氏世傳—歐陽高（歐陽氏學）
  - 夏侯都尉—夏侯始昌—夏侯勝（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小夏侯氏學）

（歐陽生亦受業於伏生）

b 古文派　古文尚書，發見於漢武帝時。先是魯恭王餘毀孔氏壁，於壁中得古文尚書，逸

禮，古論語，孝經等書，還付孔氏。時孔安國取古文尚書與今文本相校，多出十六篇，上之於朝，以巫蠱之亂，未獲列學官，惟漢書儒林傳稱安國傳都尉朝，遞傳庸生胡常王璜塗惲桑欽等，然祇限於民間而已。其所上之本，久存秘中。至西漢末，劉歆領校秘藏，始發見之，至東漢始行於世。然自成帝以後，古文尚書有三種，孰爲孔安國所上眞本，疑莫能明也。今列之如左：

1.百兩篇　成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者，時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分析原書，加以僞造，爲尚書百篇；又以二篇爲中候，共稱百兩篇　以上於朝，帝出秘中本校之，皆不相應。于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死，帝高其才，赦之，書遂不行。然見之者遂謂尚書有百兩篇本矣。

2.漆書本　東漢初，杜林首得漆書本古文尚書。據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衞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古文學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其書遂行。其後賈逵本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注

。然其書自三國以後，即已亡佚，是否爲孔氏古文尚書原本，已不得知矣。」

3，僞古文本　孔氏尚書，自經三國及西晉永嘉之亂，即已亡佚。乃東晉初，豫章內史梅賾首獻孔氏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及僞孔安國書傳。据晉書稱梅氏書似有所本，其說謂魏晉間，太保鄭沖治古文尚書；沖傳蘇愉，愉傳梁柳，柳傳臧曹，曹傳梅賾。然梁柳爲皇甫謐之外弟，謐所着帝王世紀文多與此本同，故有謂梅本爲謐所僞造者。清人丁晏尚書餘論則證明爲魏人王肅僞作，疑莫能明也。

然僞中復有僞者，南齊武帝時，姚方興自稱於大航頭得舜典木簡一塊，內有二十八字，(即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當時人疑莫能決。時梁武帝爲博士，頗詆其妄。乃自隋唐之交，陸德明首据梅姚僞本作經典釋文；唐孔穎達復据之作尚書正義，遂行於世，由是學子童而習之，歷數百年，無有疑其僞者。而古文三種尚書　亦遂以梅氏僞古文本之勢力爲最大。

(丁)僞古文尚書辨正之經過　首疑梅氏古文尚書爲僞本者，始於宋人吳棫，(才老)，朱子繼之。二子均由今古兩書，體會文義，發見疑竇。其說謂今文二十九篇詰曲聱牙

；古文廿五篇文從字順；　生決不忘其易者，而專記其難者。其後元儒吳澄(草廬)亦疑之。明人梅鷟作尚書考異以證其僞，然證据不充，尚未致斷定也。清初閻若璩(百詩)以三十年之功力，專攻梅氏尚書，發見其作僞證据，不下百二十八條，說益完備；後經惠棟江聲宋鑒王鳴盛崔述等作書和之，由是僞古文尚書之公案始定。

閻氏攻僞之法，不外內證旁證，茲分述之如左：

(子)內證

1.篇數不同　孔氏古文尚書，自發見後，較今文伏生本多出十六篇；(後析爲二十四篇)而梅氏本多出九篇。其僞一。

2.篇目不同　孔氏原本古文尚書，有九共，汨作，典寶，肆命，等篇目，而今梅氏僞古文本無之；今僞本，如周官君陳等篇，亦爲孔氏原本所無。其僞二。

3.史例不同　古史例不書時；(卽只書年月日，而不書四時之謂也。)乃梅氏本泰誓竟大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其僞三。

4.文字不同　孔氏原本尚書雖亡，然其文字見收於宋人洪适所輯之熹平石經殘字者，尚

不下數百，與今梅氏僞本對校，相異者頗多。其僞四。

5.文體不同　今文二十九篇艱深難讀，僞古文二十五篇文字平易；前人多謂僞本出自魏晉時代；以其書中文辭整飭，與二代之文體相近也。閻氏證明僞本用語如「火炎崐岡，玉石俱焚，」二語，與陳琳鄧艾等檄文用語相似，其他字句襲用後代者，不一而足，此非後人有意模枋前人，乃造僞者於無意中襲用當代文字耳。其僞五。

(丑)旁證

1.證以論語　論語載湯誓文，孔安國論語注云：「墨子引湯誓文其辭如此。」安國本爲傳古文尚書者，何以不直引尚書注之？足見今之僞古文尚書爲後人所作，卽僞孔傳亦出於僞作也。其僞一。

2.證以孟子　孟子長於詩書，今七篇中引尚書語獨多。然所引者多與今文本合，而與僞古文本不合；且其中所引尚有出於今古兩本之外者：如「瞽瞍使浚完廩」一段是矣；卽其所引武成篇，亦多與僞古文不同。其僞二。

3.證以史記　漢書儒林傳稱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故古也猶古訓也）故史記五帝本紀引

用尙書，多出古文本，今以僞本證之，多與史記所引用者不合；其僞三。

4. 證以漢書　漢書地理志稱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今僞孔傳注禹貢云：「積石山在金城郡西南，」按孔安國歿於武帝時代，何由而知後此金城郡之名。其僞四。

以上皆閻氏辨僞之重要見解也。當閻氏發表古文尙書疏證時，毛奇齡不以爲然，因作古文尙書寃辭以駁之；然毛說多無根据，故程延祚(綿莊)復作古文尙書寃寃辭以駁毛氏；同時宋鑒惠棟江聲王鳴盛等各着書以昌明閻說，由是僞古文之公案始定。今之言梅氏古文尙書及孔安國書傳者，多標明「僞」一字以識之。

(六)詩

(甲)「詩」之意義　「詩」之一名，据說文及釋名二書，其本義如左：

a 說文　詩作「䛐」，從言從之，志之所之也，

b 釋名　詩從言從寺，寺亦聲。

c 說文　寺，廷也，有法度也；引申之，則節奏也。

由上三說，可知詩之內容爲意志，其外函爲文字，而形諸吟詠，則有聲音節奏，三者缺

一不可。今進而述詩之定義如左：

詩也者抒情而有聲音節奏之文學也。

徵之前人，則詩大序亦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則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永歌之；永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外有謂「詩有三訓者，卽「志」「承」「持」是也，」然「承」「持」之訓，出於緯書：孔穎達解之曰：「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故一名而三訓也。」

(乙)詩之起原　詩之起原甚古，其說亦不一：約言之，則有二派：

a感情起原說　此派認詩爲情感之產物，有人類斯有情感，有情感斯有吟詠，如沈約云：「歌詠之興，自生民始，……」此近人所公認也。

b歷史起原說　此派基於歷史的立場，而溯及詩之起原時代，折衷六藝，頗爲愼重：如鄭玄詩譜序曰：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至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其放於此乎？

由此可知詩之作品，實起自唐虞；明良喜起之歌，實爲百代詩篇之初祖，乃後人言詩者，每以上溯遠古爲能事；如葛天八闋以及康衢擊壤與舜之南風操等，皆認爲三百篇以前最古之作品，推爲我國詩歌之始。其實諸詩多不見於六經，僅散見於諸子之書，已不可盡信。如葛天八闋，始見於呂氏春秋；擊壤始見於高士傳；康衢見於列子；南風操見於尸子及王肅僞造之孔子家語：此等書籍均不甚可信：蓋呂氏春秋出自呂不韋門客，凡所徵引已不無齊東野語之嫌，列子一書，漢人絕無徵引，近儒已證明其書爲晉人張湛所僞作；孔子家語係魏人王肅僞作藉以反對鄭學者，高士傳雖係晉人皇甫謐所著，然謐之造僞，與王肅同。其所出之本書，既不可盡信，則其所引用之材料，自不能信以爲實。此其一。

又葛天八闋，僅載其目，並無其辭，而八目又多抽象字面，決非葛天渾噩之世所宜有。擊壤之歌，純係道家思想，當爲魏晉間人所僞託，康衢四句散見於三百篇之大雅，似爲後人牽附而成；南風操辭涉華美，與尙書明良喜起之調不同，以虞代縱有詩歌，不出三言

四言，尙未進於五七言也，他如黃歌斷竹，出於吳越春秋，（東漢趙曄著）伊耆蜡辭，見於禮郊特牲禮，辭氣雖古，然不見於經，未可信以爲實也。此其二

本此二點，可知諸詩雖在三百篇之前，究不能認爲詩歌之祖；言詩者，昉自三百篇，庶不躋乎鑿矣。

（丙）周代詩教之盛衰　古代以詩歌爲施教宣化之具，後人僅以詩歌爲吟詠情性之用；故古代詩之效用大，後代詩之效用微；效用大者曰詩教，效用小者，不過雕虫小技而已。故治三百篇者，必注意於詩教焉。

西周時代，詩教最盛，國家有采詩之太師，有歌詩之樂工；蓋當時認詩樂合一，詩歌不但爲吟詠情性之具，且亦爲國家施政設教之需：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王制載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而春官六詩（卽六義也）之教尤重：是周代教育以詩書並重明矣。

周禮稱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天子所至，有太師掌采詩之職，命遒人以木鐸巡於衆，令各述本處之民風歌謠而奏之天子，天子由歌謠中察其人民歡愉疾苦之情，而知所至

國之政治得失與其風俗美惡焉，三百篇之十五國風，實導源於此。東遷以後，天子不巡狩，太師不采詩，故詩教亡。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非詩亡也，實由太師之職廢也。

(丁)詩之內容　周禮春官教國子以六詩；六詩，卽六義也。詳言之，卽風雅頌比興賦也。孔穎達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比興賦者，詩文之異辭；而得並爲六義者，比興賦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非別有篇卷也。」由此可知風雅頌爲詩之體裁；比興賦爲詩之作法；一爲詩之體，一爲詩之用；作法卽寓於體裁之中，非獨立於體裁之外也。故鄭玄謂比興賦在吳季札觀樂時已不可歌，孔子錄詩，已合於風雅頌中，而毛公傳詩，亦只標「興」字，比賦缺如；豈不以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哉？茲復分述之如左：

a比興賦之區別　劉勰文心雕龍曰：「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比者附也；興者起也；賦者鋪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違以擬義：賦則鋪藻摛文體物寫志也。」鍾嶸詩品曰：「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朱

子詩傳則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準此三說，可知比爲假物爲喻；興爲託物起興，賦爲直言其事。以近代文學術語解之，則賦尙鋪陳，爲修辭中之直敍法；比重取譬，爲修辭中之象徵法；興重寄托，爲修辭中之聯想法；三者區以別矣。

b 風雅頌之區別　風爲民間之歌謠，雅爲朝廷之樂歌，頌爲宗廟之樂歌；三者均三百篇作品之體裁也。惟風有正變之分，雅有大小之別：（雅亦有正雅變雅）大抵文武成康之世，政教平，治化洽，民安其業，世服其政，歡愉之情，遍於閭里；頌揚之聲，作於朝廷；於是正風正雅出焉。夷厲以降，政教淩夷，禮樂缺廢，上下之情不通，怨疾之聲間作；而變風變雅興矣：此風雅正變之所由來也。

詩序謂政有小大，故雅有小大；此以政之小大分雅之小大也。如文武成康時代朝廷充滿和平之聲調，則爲正大雅，正小雅；幽厲以下，政衰教廢，民勞板蕩之聲迭作，則爲變大雅變小雅。然前人有謂大小雅之分，係乎聲調者；宋人嚴粲云：純乎雅之大者曰大

雅，雜有風謠之體者曰小雅。」此又不係乎政之小大也。

歷代言風雅頌之區別者，異說尤多：玆歸納之如左：

(子)主以體制分者　此派以詩之大序爲主。其略曰：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興廢也。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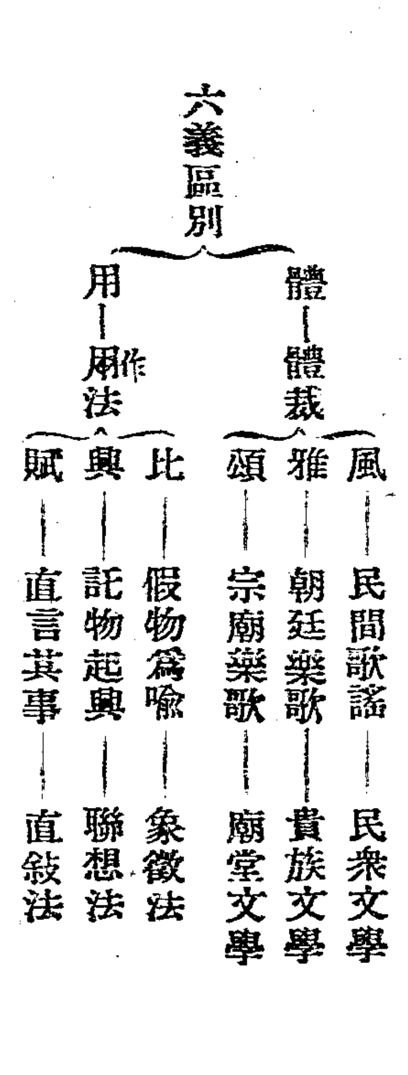
(丑)主以作者分者　此派以朱子詩集傳序爲主。其略曰：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爲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也。

(寅)主以音節分者　此派倡自清儒惠士奇之詩說。其略曰：

風雅頌以音節分也。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讓者宜歌風。」則風雅頌當以音別矣。

以上三說，要以朱子之說爲長；以風爲抒情之徒詩，出於里巷歌謠，可名爲民衆文學；大小雅爲朝廷之樂歌，出於士大夫，可名爲貴族文學；頌爲郊廟之樂歌，出於祝史樂官可名爲廟堂文學。由此可知風雅頌當以作者分矣。茲復表之如左：



(戊)今古文四家詩之傳授　漢書藝文志稱詩三百雖遭秦火，然布在諷誦，無取竹帛。漢興，習詩者相與寫出之，或爲風，或爲雅，或爲頌，故原有篇什，漸復其舊，今文三家詩之所以傳布最早者，蓋由於此。

漢初今文經盛行，其時詩有三家，即齊魯韓是也。齊詩始於轅固，盛於匡衡；魯詩始申公，盛於韋賢；韓詩始於韓嬰，盛於王吉。三家在文景二帝時，即列學官，治詩者均

宗之。惟自東漢以後，古文毛詩盛行，三家詩傳習者少，經三國西晉之亂，齊魯二詩並亡，韓詩內傳，最後亡於南宋，今只存外傳而已，茲列表如左：

齊詩—轅固—夏侯始昌—后蒼
- 翼奉
- 匡衡
- 蕭望之

亡於三國時代

魯詩—申公
- 江公—韋賢—韋元成
- 孔安國—（傳授不明）
- 許生—王式
  - 張長安
    - 許晏
    - 王扶
  - 薛廣德—龔
    - 勝
    - 舍

亡於西晉永嘉之亂

韓詩—韓嬰
- 趙子—蔡誼
  - 食子公
  - 王吉
- 賁生—（傳授不明）

此詩內傳亡於南宋，今惟外傳存。

先是武帝時、河間獻王好書，有趙人毛萇（即小毛公）者，曾受詩于毛亨。（即大毛公）亨爲荀卿弟子，受詩於荀卿，因作毛詩故訓傳以授萇，萇爲河間王博士，以詩教授，故毛詩之傳授漸盛。東漢之季，鄭玄復爲之箋，由是毛傳鄭箋大行，而三家微矣。茲表其傳授如左：

毛詩——毛亨——毛萇{貫長卿……謝曼卿{衛宏
　　　　　　　　　　　　　　　　　　　　賈徽——賈逵
　　　　　　　　　　　……？……馬融——鄭玄

據漢書藝文志稱三家詩多取春秋雜說，不合古義，與不得已，惟魯詩近之。蓋三家詩義各不相同，而齊詩尤雜有讖緯之說，魯韓二家異說較少；然皆不若毛詩之平正也。蓋毛詩訓詁準爾雅；詩義準大小序；史事則與左氏傳合；政制則與周禮合；東漢古學大行，毛詩所以大盛者，職是故也。

(己)後代治詩者之兩大派　毛詩之生命，全在詩序。(包大小序而言)毛傳稱大序爲子夏作，小序爲子夏與毛公合作；子夏意有未盡，毛公因而足之。此說遂爲言詩者所宗。然自兩宋以後，頗有疑之者。蓋東漢初傳毛詩者，以謝曼卿衛宏爲最著：宏受詩於曼卿；後漢書衛宏傳云：「宏作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故宋明以來，攻詩序者，均宗此說。

毛詩至東漢末，鄭玄統一今古諸家之說而作毛詩箋，大體遵毛，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毛字有未安者，間據三家本改之；其書遂附毛傳行世，學者宗之。惟三國魏人王肅(

子雍）作毛詩義駮毛詩奏事等書：專與鄭氏立異，自後說詩者遂有鄭王之爭；至唐初孔穎達奉詔作五經正義，於詩主毛傳鄭箋，由是王說遂廢，鄭學大行。——此詩序派之所由盛也。

然自宋以後，詩序派漸發生動搖，蓋始於歐陽修。修首作毛詩本義，主打破詩序之束縛，由詩之本意立說，和之者有蘇轍王得臣程大昌等。大昌且進而倡詩有南雅頌並無風雅頌之說，彼蓋以風爲徒詩而疑其非樂歌也，（按國風雖由徒詩采得，然一經太師協樂，卽樂歌也。）及南宋初期，鄭樵作毛詩辨妄力主詩序可廢之說，而詩序派因之大衰。代詩序派而起者，爲朱子之集傳派：先是朱子治詩本宗詩序，其詩經集傳第一次稿本，卽本大小序立說，其友呂祖謙和之。後朱子讀鄭樵書，深爲所動，遂決推翻舊稿，廢去詩序，專體會文義，以本意說詩，而鄭衞二風被斥爲淫詩者，至二十四篇；其餘諸國風認爲與淫詩相近者，不一而足；自是說詩者悉宗集傳而詩序廢矣。

朱子旣作詩經集傳，當時反對之者，有陳傅良呂祖謙等，尤以呂之勢力爲大。呂與朱子交本篤，說詩亦多合，至是始反目。呂所作家塾讀詩記，純宗詩序，朱子頗非之，自

是說詩者遂分詩序集傳兩派，亦卽呂朱二派也。宗呂者，有戴溪著續家塾讀詩記；嚴粲作詩緝，段昌武作毛詩集解，此皆附和呂氏而主詩序者。反之如朱子派，則自元明以來，說詩者純宗集傳，詩序幾廢，其甚者，則有元人王柏，(會之)作詩疑一書，謂鄭衞二風可删去其淫亂者二十四篇；卽召南之野有死麕等篇，亦可删去；此則朱子之所不及料也。故元明二代可謂集傳派極盛時代。

清代漢學勃興，學者對於經籍，均有反宋宗漢之勢，而詩序派復興。時有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篇：於詩意則宗小序；訓詁則主爾雅？釋經則宗毛鄭；博物則主陸璣；(璣爲三國吳人，着毛詩草木魚虫疏，學者宗之。)其後胡承珙作毛詩後箋；錢澄作田間詩學；陳奐作毛詩傳疏；均力反集傳，仍宗詩序；此清儒對於詩經主漢攻宋之大概也。

然漢人說詩，近於穿鑿；宋人說詩，流於空疏；故詩序集傳兩派，均有未當。乾嘉以後，有崔述東壁作讀風偶識；方玉潤(友石)作詩經原始；二子均主由詩之本文，直尋詩意，於兩派無所偏袒；蓋取調和之態度也。

總之詩序集傳兩派，各有得失；主詩序者，義主美刺，近乎歷史派；主集傳者，義主

抒情，純爲文學派。詩序派失之穿鑿，而不達夫子無邪之旨；集傳派失之臆測，而有改正詩序附會之功；此兩派之不可偏廢也。

(七)禮

(甲)禮之意義

禮之意義有三：

a本義　說文「禮，履也，從示，從豊，豊亦聲。」又云：「豊行禮之器也；從豆象形，所以事神致福也。」準此可知禮之本義，不過爲宗教儀式中之一禮器，由此亦可知禮之起原，實始於事神之儀式：此其本義也。

b借義　禮之本義第一步引申之於宗教上之一切規則者，均可名爲禮：如虞書云：「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注云：「天神，天地示，人鬼，謂之三禮。」可見古人以事神祇爲禮矣。

其次引申於社會上之一切人事之規則或習慣者，亦名爲禮：於是有五禮（吉，凶，軍，賓，嘉）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八禮（冠，婚，喪，祭，朝，聘，射，饗，）九禮（冠，婚，喪，祭，朝，聘，賓主，鄉飲酒，軍旅，）等，皆社會上通行之

禮節也。

最後引申之於政治方面，則爲禮制：舉凡別嫌疑，明尊卑，儐鬼神等，均爲政治上之作用，無一不出於禮，所謂「禮者人君之大柄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亦卽斯意。

c虛義　禮字引申之爲抽象意義者，則與「理」字相同。樂記曰：「禮也者理也，理之不可易也」。又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於義而協，則禮雖先王之未有，可以義起也。」所謂禮由義起者，卽本乎人心當然之理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

由上所述，禮字之意義，略具於是。

(乙)禮之作用　禮之作用有三：

a規定名分　坊記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又禮記哀公問篇云：「民之所由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文也。」由此可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相互之關係，無不以禮

規定其名分也。

b節制人情　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可知禮也者所以節制人之情欲，以歸於中道也。

c涵養性情　檀弓云：「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間，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可知先王務以禮教造成良好之環境，使人民浸潤於其中者旣久，自可潛移其暴戾恣睢之性於不覺也。禮之作用，要以此項爲最重要云。

(丙)三禮之內容　三禮之中，儀禮爲經，（從今文家及朱子說）禮記爲傳，周禮則典章制度之書也。

唐人賈公彥儀禮疏曰：「周禮儀禮發原是一，周禮爲末，儀禮爲本，均爲周公致太平之書」。蓋周禮係載政制，儀禮係言儀注；周禮係載周代之典章制度，爲周公所特叔；儀禮言儀不言周者，以兼有夏殷之禮，非周之所獨有也，至於禮記一書，則係叢書之體，爲七十二子之徒及漢代學者所紀，與周禮儀禮相輔而行，故後人目爲三禮。——三禮

之意義如此。今分述其內容大略如後：

a儀禮　漢初高堂生首傳儀禮十七篇，爲今文家所宗。其書以士禮爲主，文極艱深難讀，所記者以屬於士之吉，凶，賓，嘉，四禮爲多。茲再分析之如後：

(子)屬於吉禮者　吉禮爲祭祀之禮，共有三篇。其特牲饋食禮乃諸侯之士祭其祖禰之禮；其少牢饋食禮及有司徹乃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之禮。

(丑)屬於凶禮者　凶禮乃喪葬之禮，共有四篇。其中喪服一篇，乃總言尊卑通行之喪禮及喪服年月之制：其士喪禮二篇，乃記士喪其親自始死至葬之禮；士虞禮乃記士葬其親日中祭於殯宮之禮。

(寅)屬於賓禮者　賓禮有士相見覲禮聘禮三篇。其中惟士相見屬於士禮，覲禮聘禮則記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相互聘問之禮也。

(卯)屬於嘉禮者　嘉禮爲冠昏宴享之禮，共有七篇，如冠禮昏禮宴禮射禮等篇是。此儀禮內容大略也。惟其文艱塞難讀，自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分節讀之，始有條理。其後楊復繪其中禮器爲圖，清人江永復提出綱領作儀禮釋例，自是治儀禮者漸多。

B周禮　周禮原名周官，唐以後始更今名。其書自經河間王發見，並未通行。自劉歆表章以後，始有治之者；東漢時代，其學尤盛。全書共六篇，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共爲六篇。惟冬官久佚，後以考工記補之。其內容如左：

(子)天官　天官篇云：「乃立天官大冢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此猶後代之吏部及今之行政院也。

(丑)地官　地官篇云：「乃立地官大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此猶後代之戶部及今之內政部也。

(寅)春官　春官篇云：「乃立春官大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理邦國。」此猶後代之禮部及今之教育部或內務部職掌之一部也。

(卯)夏官　夏官篇云：「乃立夏官大司馬，使率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此猶後代之兵部及今之軍政部也。

(辰)秋官　秋官篇云：「乃立秋官大司寇，使率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此猶後代之刑部及今之司法部也。

（巳）冬官　冬官篇云：「乃立冬官大司空，使率其屬而掌邦事。」（惟冬官篇已亡，此係依上五官文義推得）此猶後代之工部及今之建設部也。

以上六官之屬，各爲六十官，總共三百六十官，然每官之下，復分多職，總計不下五萬餘人。宋歐陽修因疑職官過多，祿不足給，清人沈彤作周禮祿田考以駁之；大抵本孟子分田制祿之說，以駁祿不足給之誤。惟周禮注解之書，歷代作者不少，要以近代孫詒讓之周禮正義爲最完善云。

C 禮記　禮記一書共四十九篇。其中涉於制度者十之八九，其言學理者，除大學中庸外，惟禮器坊記禮運表記樂記檀弓六篇最善。其文王世子及學記二篇，專言教育。至曲禮玉藻內則少儀四篇，則專記事親，事長，及居處，應接行動，禮貌，纖悉具備。欲研究周代禮教之實迹者，則此書亦不可不讀也。

禮記本爲古代治禮學者之叢著。孔穎達曰：「孔子歿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禮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其中中庸是子思所作；大學是曾子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月令，呂不韋所作

，王制爲漢文帝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作者姓名耳。」由此可知禮記一書，實成于衆手也。

朱子精于禮書，嘗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曰：「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書附益之。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其篇次可參觀王易國學概論三十頁。

(丁)三禮之傳授　三禮之傳授，以儀禮爲最明晰，周禮次之，禮記則傳授不明，茲先表之如左：

三禮
- 儀禮(今)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
  - 戴德(大)
  - 慶普
  - 戴聖(小)
- 周禮(古)——河間獻王—劉向—劉歆—杜子春
  - 鄭興——鄭衆 ＞ 鄭玄
  - ……馬融 ＞ 鄭玄
- 禮記(古)……
  - 戴德(大戴禮)
  - 戴聖(小戴禮)……鄭玄

a儀禮　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後人所謂今文禮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搜求古

籍，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六篇，其中除十七篇與今文禮相同外，多出三十九篇，是曰古逸禮。此三十九篇逸禮實包有古代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古代之吉凶軍賓嘉五禮至是咸備。惟西漢人既認儀禮為經，對於此三十九篇逸禮，置不傳習，甚且如后蒼謂由士禮可推之於天子，其專己守殘甚矣。

西漢既盛行今文士禮，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弟子戴德戴聖二家之學，國家均設博士以傳習之。河間獻王雖上古逸禮三十九篇，然遏而不行。至劉歆領校秘中時，始表章古逸禮，然以其無師說傳授，故至東漢以後亡佚。鄭玄對於古逸禮，亦有疑義，只為今文儀禮作注，而間采逸禮，故逸禮遂亡。

b周禮　古文家主周禮為周公攝政致太平之書，其書本於武帝時為河間獻王所得，（河間李氏獻之於王，因缺冬官一篇，王以考工記補之。）上於漢廷，未列學官，徒充秘藏。至劉向父子領校秘藏時，始表章之。惟其書多古字古言，俗師不通其讀，至東漢初，緱氏人杜子春能通其義，鄭興賈徽從之受學。於是興傳子衆，徽傳子逵，二人各作周官解詁，其書大行。及鄭玄作注，而今文家臨孝存何休等斷斷不已；臨氏作周禮難，以為末世

瀆亂不經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終以鄭學盛行，世人無有非之者。

c 禮記　禮記係漢代以前學者言禮之雜著。漢書藝文志稱河間獻王得古禮記百三十一篇：劉向領校祕中時，只得百三十篇，復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連前共二百十四篇。惟是書曾經戴德(大)删之爲八十五篇，是曰大戴記；復經戴聖(小)删之爲小戴記四十九篇。其後鄭玄精於小戴記，爲之作注行世，即今本禮記也。

八　春秋

(甲)春秋概說　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舉春以包夏，言秋以包冬，錯舉四時而爲之名也。」此春秋命名之本意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言孔子作春秋之動機也。

嚴氏春秋謂孔子與左丘明觀書於周，得觀百二十國寶書，歸而因魯史作春秋，上起自周平王四十九年，下訖於敬王三十九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其書宗旨在正名分，定是非，尊周，親魯，故宋，故首書春王正月以示其旨。其間褒貶譏刺，皆出於孔子之意。故今文家尊孔子爲素王，以夫子無帝王之位，而行帝王之事也。杜預謂春秋筆削之例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此所謂春秋五例也。

(乙)春秋之要旨　春秋之要旨有二：

a定名分　周室東遷，諸侯放肆，春秋記載，特重名分以示褒貶；名分既定，則諸侯之僭越，自無隱遁。例如

(子)吳楚兩國之君皆僭稱王，而春秋仍書其爵曰子。

(丑)衛州吁弒君自立，前春秋直書其名。

(寅)鄭世子忽於失國出奔時，孔子僅書鄭忽；及復歸鄭國，則仍稱鄭世子忽。

b明是非　孔子目覩當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特書其事，以明其孰是孰非。例如

（子）鄭莊公攻伐其弟，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於鄢。」稱鄭伯，譏失教也；稱段，譏其不弟；兄弟二人均有不當。

（丑）「齊侯送姜氏于讙。」春秋書明地點，所以明諸侯嫁女越境相送之非。

（寅）「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弒晉君者趙穿，非趙盾也；孔子以盾身為正卿，不能討賊，故書弒以著其罪。

舉上數例，推之，凡春秋書法，無不出於正名分與明是非也。

（丙）春秋之體例　春秋筆削之體例有二：

a 達例　依事直書，而不稍增減者，謂之達例：如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則書弒，殺則書殺，出奔則書出奔等是。

b 特筆　凡史之所無，筆之以示褒貶；或史之所有，削之以示戒者；謂之特筆。如元年春正月，本魯史舊文也，而孔子則書春王正月以示尊周之義。又魯之十二公於元年必書即位，而孔子于隱公之攝不書即位；於莊閔僖三公之立，亦不書即位，譏其

不能討賊，故不書卽位：所以貶之也。惟孔子以特筆褒貶之故，致開「爲親者諱」「爲賢者諱」二例，故後世史家劉知幾不以爲然，因作惑經篇，對於春秋表示十二未諭之說，不知孔子作春秋，乃作經，非作史也：劉氏以史例譏之，直無當矣。

(丁)春秋三傳之傳授　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作傳，是爲春秋左傳，古文家主之。孔子以春秋授之子夏，子夏傳之公羊高與穀梁赤，是爲春秋公羊傳與穀梁傳。西漢公羊傳盛行，今文家主之。穀梁傳非今非古，勢力較微。今表三傳之傳授如左：

公羊傳—子夏—公羊高—平—地—敢—壽—{胡母子都—？—？—何休
　　　　　　　　　　　　　　　　　　　？董仲舒—{嚴彭祖、顏安樂（參觀下面a項）}

谷梁傳—子夏—谷梁赤—？—申公—瑕丘江公—{榮廣、皓星公}—蔡千秋

左氏傳—曾申—吳起—吳期—鐸椒—虞卿—荀卿—張蒼—賈誼—賈嘉—貫公—貫長卿—{張敞、張禹}—尹更始—{翟方進、尹咸}—劉歆

a公羊傳　公羊傳係公羊氏世傳，至公羊壽始與同門胡母子都，着之竹帛；換言之，前此爲口耳相傳之學，以後則始憑文字教授耳。惟公羊傳爲齊人之學，其出自燕趙者，則爲董仲舒。董與胡母生同時治公羊，雖非同門，然其淵源頗相通。董傳嬴公，嬴公傳眭宏，宏傳嚴彭祖顏安樂。二子之學，均立學官，由是公羊之學大盛。至東漢後期，何休治公羊，自稱傳自胡母子都，兼采董氏之學，作公羊春秋解詁；今十三經注疏宗之。今文學之僅存者，此耳。

公羊傳以解經爲主，記事爲輔，不但與左氏不同，即與同門之穀梁傳亦多不同。兩漢今文學家以公羊傳爲孔子之微言大義所寄，所謂「春秋爲漢制法」等異說，均爲此派所倡；古文家則詆之爲曲學異端，故今文家與古文家之爭端，均以公羊左氏二傳爲中心；欲知二家立說之異，可於此二傳注意。

b谷梁傳　谷梁傳係由谷梁赤門人所作。先是赤亦受春秋於子夏，至漢初申公以谷傳授瑕丘江公，然申公爲荀卿再傳門人，則谷傳似由荀卿傳出也。至其著之竹帛，始於何時，則據唐人徐彥公羊傳疏云：「谷梁傳蓋與公羊傳同時著之竹帛」。觀二傳文體相似，即

可知之。惟谷傳之義，較公羊傳爲平正；故漢人謂公羊爲齊學，谷梁爲魯學，齊學好異說，魯學主平正；此其異也。

先是公羊傳在漢武帝時已立博士，而谷梁傳獨行于民間，時瑕丘江公治穀梁學頗精，武帝因召董仲舒與江公辨公穀同異，江公訥於口，丞相公孫宏又爲仲舒助，故公羊論勝，穀傳遂絀。至宣帝時，始復興穀傳，設博士以講習之。至東晉范甯作穀梁傳解詁，其書遂行。今之十三經注疏宗之。

c 左氏傳　左氏傳著竹帛最早，而行世亦最遲。其書以記事爲主，解經爲輔。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以其與春秋相輔而行，故後人稱之爲春秋內傳，（其所著國語爲外傳）共十二篇，較公穀二傳多一篇；以公穀附閔公於莊公之後，此則析莊閔爲二篇也。

左氏既作，傳之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荀卿傳張蒼；此西漢以前之傳授也。

漢初博士張蒼精左氏傳。蒼傳賈誼，誼世傳至嘉，遞傳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咸

傳之劉歆。歆本治穀傳者，當其校祕中時，得古文左氏傳，大好之，以爲左氏解經，係親灸之於孔子者，與公穀二傳之徒憑口耳相傳易於失眞者不同。乃爲左氏創通大義，且問學於尹咸及翟方進以通其旨。於是建議爲左氏立博士，以遭太常博士反對而罷。此左氏傳傳授之大概也。

(戊)三傳之批評　後世學者多尊左氏而薄公穀，其實三傳均爲春秋而作。春秋爲經，左氏爲史，公穀爲訓詁之傳。宋人胡安國曰：「事莫詳於左氏，例莫善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是三傳各有長短，均可爲治春秋者之助也。惟自晉杜預左傳集解行世，二傳漸替；兼以左氏文辭華贍，尤易膾灸人口，魏人鍾繇精左氏，稱左氏爲大官廚，而譏公羊爲賣餅師。晉人范甯作穀梁傳注序，於三傳得失，頗能持平，其說云：「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谷梁淸而婉，其失也短。」此三傳優劣之批評也。

九、論語

(甲)論語之意義　孔穎達曰：「論者綸也，倫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其經綸

萬事，謂之綸；言有倫理，謂之倫；圓轉無窮謂之輪；含蘊萬物謂之理；篇章有序謂之次；羣賢撰集謂之撰。」又說文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其名論語者，謂其以條理統系論事理以訓示後人也。其書自論仁，論政，論學，論孝，以及夫字之居處應接之細，容貌衣服動靜，無一不記，故可名爲孔子言行錄，實研究儒家孔子哲學之重要材料也。

(乙)論語之種類　論語有三種：以魯論勢力爲最大。今略述如左：

孔門弟子以齊魯二國人爲多：其記自齊人者曰齊論；記自魯人者曰魯論；故論語有齊魯二本。魯論共二十篇，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共二十二篇。西漢時，孔壁遺書發見，又得古文論語本，與魯論篇數略同，惟分堯曰爲子張問共廿一篇，是爲古論：——此論語之種類也。

(丙)論語之傳授　西漢時，治齊論者爲王吉貢禹宋畸五鹿充宗等，惟王陽名家。(按王吉，字子陽故一稱王陽。)治魯論者，爲龔奮韋賢夏侯勝張禹等，惟張禹名家。張禹(子文)爲成帝之師，封安昌侯，精治魯論，參以齊古二論，定爲張侯論，其書大行

。是今之論語，名雖魯論，實則出於張禹之編定者也。

自張侯論行世，至東漢則有包咸周氏周生烈等先後作章句；其後馬融鄭玄等於古論魯論均有訓解。（今均佚）及三國時，魏人何晏（平叔）始集諸家章句爲論語集解。其書兼收衆說，字句簡潔，是其所長；惟中間時雜玄言，是其所短，如注「志於道」句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此卽以老莊之旨爲訓也。其後南朝人皇侃等宗之，皇所作論語義，名言霏屑，麗辭紛披，甚且以原壤爲方外聖人，孔子爲方內聖人，猖狂妄行，無所底止，較何氏集解爲尤甚矣。今十三經注疏，仍主何氏集解，非取其名理之談，取其保全漢儒之注解不少也。

宋代理學發達，諸經多有新注，尤以朱子爲著。除尙書春秋外，朱子均有着作，而論語集註，尤爲其生平精力之所萃；卽其哲學思想，亦可於此書求之。如注「學而時習之」句云：「學之爲言效也……學以明善而復其初」。「復初」二字襲莊子繕性篇語，頗富於釋老二家氣味；故其書謂爲朱子一家之學可也，謂爲孔子之旨不可也。惟元明清三代科舉取士，均宗其書，論其勢力，則大於何氏集解矣。

十、孝經

（甲）孝經之概說　孝經之作者問題，向來異說頗多，大抵兩漢今古二家均認爲孔子作，而今文家尤推重之。漢以後，異說紛起；有謂曾子作者，僞孔傳主之；有謂係孔子門人作者，司馬溫公主之；有謂係孔子傳之曾子，而曾子門人記之者，宋胡宏晁公武主之。此數說，雖無確據，然孝經爲孔門遺書，則可信也。

鄭玄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爲不易之稱。」其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匯之。」

隋書經籍志曰：「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原爲二十二章至劉向始定爲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張禹等皆名其學，惟其傳授源流，不甚明晰耳。

（乙）孝經今古之爭　孝經有今古二本，今本共十八章，晉人荀昶稱爲鄭玄注，而鄭志不載，故唐人劉知幾作十二驗以駮之。古本共二十二章，相傳出自孔壁，孔安國傳之

，遭巫蠱之亂，未列學官，至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師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君懋）劭以示河間劉炫，（光伯）炫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明皇喜治孝經，以今古二本辭義多異，因於開元七年，詔令諸儒質定二本是非，時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本，立十二驗以駁今本鄭注之非，大意謂鄭玄未注孝經，（相傳鄭注孝經，爲玄之孫小同所注）國子祭酒司馬貞（著史記索隱者），主今文本，謂古本閨門一章將君臣父子等比於徒役，爲非聖人之言，請明令黜之，結果今文論勝。明皇遂自爲孝經注，令元行沖爲之疏，於天寶三年，頒行天下。至宋則有邢昺改元疏而另疏之。故今之十三經注疏於孝經宗明皇注及邢疏。——此今古之爭也。

（丙）孝經眞僞之爭　孝經一書在兩宋以後，有眞僞之爭：姑無論其說如何，然魏文侯有孝經傳，呂覽亦引孝經文；漢代尤重孝經，凡鄉學須置孝經師，其後唐人於此經只爭今古二本之是非，無有疑其爲僞者。北宋時，司馬溫公始疑孝經文字之不類，然尚不敢斥其爲僞也。南宋胡宏汪應辰等亦有指摘，朱子亦疑之，以其文體近於禮記哀公問孔子閒居等篇，似出漢人手也。其所作孝經刊誤，取古文本，分爲經一章

，傳十四章，又删經文二百二十二字，自後治孝經者，不但復分今古二派，且益啓眞僞之爭矣。

清初姚際恆作古今僞書考，於孝經攻擊甚力：謂其書文句多摭取左氏傳：如三才章云：「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謂此語乃子太叔述子產語，不過改「禮」字爲「孝」字耳。又「以順則逆」至「凶德」一段，襲左氏季孫行父語；又「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二句，襲左氏士貞子語：此其文體之同於左氏也。卽以言孝而論，亦不及論語之純正；如論語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語氣何等和平婉轉：而孝經諫諍章則云：「父有爭子，故當不義，子不可不爭於父，從父之命，焉得爲孝？」則過於激切，傷父子不責善之義矣。其所指摘者多類此。又謂本書開首；卽云「仲尼居，曾子侍。」已非孔子自作口氣，顯爲後人所追述，此則前人已言之矣。

十一、孟子

孟子七篇，號爲諸子，故漢書藝文志以論語入六藝類，而以孟子列於儒家。其書文理明暢，漢人無以其學名家者。至東漢之季，京兆趙歧始名其學，時岐以言事，得罪於官

官唐衡之兄玹，避禍逃奔四方，乃於北海孫賓夾柱中，作孟子註。漢儒註經，多明訓詁，此註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玄之註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者有當也。

唐人陸善經繼趙之後，作孟子註七卷，爲之音釋者，則有張鎰丁公著二家。自陸以下，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張丁二家音釋，俱未精當；至宋初則有孫奭參考舊注，作孟子音義二卷。然據困學紀聞云：「孫奭孟子疏，崇文總目館閣書目及晁氏郡齋讀書志皆無之。朱子謂其書爲邵武士人僞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且趙註所有者，奭均不能疏之」。其出於後人僞作明矣。

至於刺孟者有王充，疑孟者有溫公；與孟辯者爲東坡；非孟者有荀卿李覯；尊孟者爲虞允文，至朱子作孟子集註及或問而羣言息。清人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焦循作孟子正義；發明孟義，最爲精審云。

十二、爾雅

（甲）爾雅爲訓詁之書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附小學於六藝之末；宋人十三經注疏以爾雅列於十三經之末：此何以故？則以小學爲文字之學，可以通古今之郵也。文字之學有三：即聲韻，字書，訓詁是也：聲韻之學，以廣韻爲主；字書之學，以說文爲主；而訓詁之學，則以爾雅爲主；此三書要以爾雅爲最古，故六藝列之於後，以其爲六藝之鎖鑰也。

爾雅共十九篇；相傳首篇釋詁爲周公所作，釋言釋訓以下，爲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其說雖不足信，然其書實起自東周時代七十二子之徒所作；經漢儒爲之補綴增輯，遂成爲今之十九篇。其篇目如左：

1釋詁　2釋言　3釋訓　4釋親　5釋宮　6釋器　7釋樂　8釋天　9釋地
10釋丘　11釋山　12釋水　13釋草　14釋木　15釋蟲　16釋魚　17釋鳥　18釋獸
19釋畜

大抵前三篇最早，後十六篇係漢儒增輯：前三篇爲會通言文；後十六篇爲訓詁名物：此其體例之不同也。然其書詮釋五經字義，至詳而確，而於詩三百篇之名物訓詁尤多。

故班固云：「古文讀應爾雅」。王充云：「爾雅爲五經之鈐鍵」鈐鍵猶言鎖鑰也。自漢武帝時，終軍能辨豹文之鼠，謂得之爾雅，其書始爲世人所重。迭經漢儒修補，至東漢而大備；樊光李巡孫炎等，均有注釋。東晉郭璞以二十年之研究，作爾雅註，今多遵之。至清邵晉涵爲之作正義，郝懿行作義疏，其書遂大行。

(乙)爾雅系之著作　自爾雅既作，於是訓詁之學，始有專書。茲依次述之如左：

a 小爾雅　漢書藝文志有小爾雅一篇，不著撰人名氏。今本係從孔叢子十一篇中分出。其書原分十章，即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是也。又益以度量衡三篇，共爲十三章，頗可資考據。然時有錯迕；如云：「鵠中者謂之正，」「四尺謂之仞，」皆與經義不合，此其缺點也。

b 廣雅　係三國魏人張揖撰，因爾雅十九篇舊目，博采漢儒箋注及三倉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故曰廣雅。隋代曹憲嘗爲之音釋，以避煬帝諱，改名博雅，故二名並行。清代王念孫作廣雅疏證十卷，根據箋注傳記等書，糾其謬誤，考證極精核，其書遂行。

c 埤雅　係宋陸佃撰，共二十卷，分釋魚，獸，鳥，虫，馬，木，草，天八篇。大抵

略形，詳名義，初名物性門類，後改今名，為爾雅之輔。

d爾雅翼　宋人羅願撰，分釋草，木，鳥，獸，虫，魚六篇，考据精博，體例謹嚴，王應麟(伯厚)後序，稱其「即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非溢美也。

(丙)演爾雅釋言系之專著——揚子方言　爾雅釋言一篇，係以雅言釋方言，後人演此類而為專著者，首推揚子方言。

方言凡十三卷，舊題漢揚雄撰，舊傳雄于漢平帝徵集天下儒生說字未央宮時，載筆問諸儒以各地方言，因仿釋言篇而作此書，然漢志不載其書名，即雄之本傳，亦未言及，故宋人洪邁(景盧)疑其書為後人偽託。但劉歆與雄同時，嘗有書與雄，求觀此書，且應劭注漢書，孫炎注爾雅，杜預注左氏傳，已援引之，其為雄作無疑，晉人郭璞曾為之注。方言一書，於一名一物詳其語言之異同，訓詁家多資以考證古義，清儒戴震為之疏證，更正其脫誤之字不少，極為精確；錢繹又為之箋注，亦稱精善。杭世駿(大宗)又作續方言二卷，採注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其缺，近人章太炎復倣其體作新方言：此皆演方言系之專書也。

第二編——歷代經學史略

一、孔門傳經略述

孔子歿後，傳其學者，應推曾子，子游，子夏，三人爲最著。然曾子傳孝，子游傳禮，非盡傳六經者也。傳六經者惟子夏；尤以詩與春秋爲着：餘則出自他家而不甚明。今分述如後：

a易　首傳易者爲商瞿（見上編六藝概說易學傳授表）

b書　孔子傳漆雕開，然師說無傳，惟孔氏則世傳之，凡九傳至孔鮒，鮒與伏生同時，只以其傳授無考，故不若伏生之著耳。

c詩　子夏傳於曾申，申傳李克，克傳孟仲子，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荀卿，荀傳浮丘伯，爲今文魯詩之祖，荀又傳毛亨，爲古文毛詩之祖。

d春秋　見上編六藝概說春秋傳授表。

e禮　孔門弟子如曾子，子游，孺悲，等皆深於禮：曾子作大學，爲小戴禮之一篇，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今儀禮中士喪禮一篇，即爲孺悲所作；可知傳禮者雖多，而無一脈相

傳之線索，故論者莫能衷於一是也。

f樂　孔門弟子如子夏子貢皆長於樂，（見樂記）惟其後學者溺於墨子非樂之說，益以戰國時代，賦詩作樂之事不行，故其書失傳。

子夏以後，傳六藝者要推荀卿：清儒汪中容甫荀子通論謂荀子長於五經，諸經傳授，皆與之有關；如魯詩毛詩各出於卿之門人浮丘伯及毛亨；左氏傳初由左氏授曾申，歷吳起父子鐸椒虞卿而傳至荀卿，漢初張蒼之傳左氏，即受之於卿也；穀梁出於瑕丘江公，江亦申公弟子，間接受自荀卿：大小戴記多載荀子文；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可見荀子傳經之功，不亞於子夏也。

二、秦代焚書與六經之關係

自秦始皇采用李斯焚書之主張，於是六經受重大之影響，漢儒區區修補，不過略得全經之一二，然考之史記始皇本紀，及漢儒之說，則六經之受秦厄，亦有深淺之不同：茲分述之如左：

a易　當時目易爲卜筮之書，當焚書時，易即除外，故易經實未受秦火之厄，後之分今古

二家，不過以其傳授之異，非以其文字之異也。

b詩　詩三百篇雖在焚毀之列，然其文布在諷誦，雖焚與未焚等耳。故當漢初，諸師各本其諷誦所得者，着之竹帛，或爲風，或爲雅，於是篇章全備，今古四家之詩，只以立說不同，遂歧而爲四，其文字篇章則大同而小異也；故詩受秦火之影響極微，縱有逸詩，乃向在三百篇之外，非因秦火而亡逸也。

c禮　禮在秦火以前，卽多亡佚，故孟子對北宮錡之問，謂「諸侯惡其害於己也，而皆去其籍」，可知周代之禮散佚已久，縱使秦代不焚，亦難復舊；故禮受秦火之影響亦甚微末也。

d春秋　春秋文字單簡，粗觀之無甚意義，當孔子作春秋後，卽口授其微言大義于子夏，子夏復口傳之于公穀二人，世世均以口耳授受，焚與不焚，無關得失，故自漢初公羊壽與胡母生著之竹帛，毫無困難，況又有左氏傳已著經文，可相對照乎？是春秋雖焚，亦與未焚等耳。至其中缺經缺傳者雖間有之，然此乃簡策朽敗之故，與秦火無關也。

e樂　樂經在秦火以前，卽已全佚，與秦火亦無關係。

f書　六經中受秦火最烈者，要推尚書。史記六國表序云：「秦既得意，焚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可知秦代焚書，最注意者惟史，尚書爲古史，尤學者所喜稱道，李斯深惡學者是古非今，則欲禁止學者是古非今，非根本消滅史書不可，故尚書與諸侯史記同遭焚燬，苟非孔鮒伏生等之冒死壁藏，恐孔子所定百篇之尚書，將無一篇復見于後世矣；尚書之眞者傳于今者，只有今文之二十八篇，連梅氏所獻之僞古文本，亦不過五十九篇，則所存者，不過三之一耳。

由上述觀之，則六經所受焚火之影響，除尚書外，殆甚微末，不足道也。

三、漢代經學之淵源

自秦政焚書，經籍道喪，漢初承秦之敝，只注意于整飭政治，安定民生，于文化事業，絕未計及。至惠帝始除挾書之禁，始默認人民可以讀書矣；及文帝始開獻書之路，武帝始置寫書之官；于是經籍漸出，老師宿儒始出其所學，教授民間，文化始彬彬然矣。茲分述其淵源如後：

a博士派　博士之官，始於六國；（如魏文侯設博士及公儀休爲魯博士是）秦代因之，設博

士七十八，掌通古今，備顧問，有時亦可建議，如博士淳於越請復封建而引起焚書之禍是也。漢承秦制，亦置博士，隸於太常，（漢初首爲博士者即叔孫通，通亦秦之故博士也。）專掌古今以備咨詢；非僅以通經術者膺其選也。至文帝始以專治魯詩之申公及專治韓詩之韓嬰爲詩經博士，（據趙岐孟子註序曰：「當時曾立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四傳記博士，但未幾即罷。」於是五經之中，始有一經博士；（即詩也）至景帝復以治齊詩之轅固爲博士，而詩之三家始全列學官。惟文帝尙黃老，景帝好刑名，諸博士具官待問，數十年未有進者。至武帝即位，趙綰王臧爲相，二人俱申公弟子，始勸武帝崇儒，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相繼進用。

當詩以崇儒之故，始立五經博士：易楊氏，書歐陽氏，禮后氏，春秋公羊氏，幷原立之詩三家，均列學官；又爲博士置五十弟子員，由太常擇士子年十八以上者爲弟子，復其身，（即免其徭役也）年通一藝者，即補太常掌故缺。公孫宏爲相，又請令郡國歲舉俊秀充弟子員。於是利祿之途既開，治經之士益衆。益以博士守一家之學，傳之其徒，而經師家法，遂擅無上之權威：西漢今文家之重家法，即原於此。

昭帝即位，增博士弟子員為百人；宣帝時，增為二百人；元帝時，增至千人；成帝時，增至三千人。及王莽當國，欲以虛榮牢籠士子，於是博士弟子增至七千人。可謂盛矣。元成以後，五經博士，以異派紛起，於是增立學官。自是易有施孟梁丘京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有齊魯韓三家；禮有大小戴二家；春氏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家；是為今文五經十四博士之學；此博士由掌通古今一變為專門教授之大概也。

b 陰陽家　陰陽家始於戰國時之鄒衍：衍本於尚書洪範五行之說，而倡五德（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終始之論；又倡海外大九州之說：謂中國為赤縣神州，海外如中國者，尚有九州。其說極夸大，大之於政治方面，則主陰陽五行；小之於人事方面，則主吉凶禨祥。其後燕齊方士，祖述其說，而倡采藥求仙之術，以投人主所好，故齊宣燕昭均崇信之。秦始皇亦信方士，因命徐市盧生等入海求仙，博士之官，亦多以方士任之；其後以盧生亡去，遂怒而坑儒，當時所坑之四百六十餘人，不盡為儒生，即方士亦與焉。可見當時儒生亦與方士無別，且有竊取其說以緣飾經術者：是為儒家經術與方士合流之始。

漢武帝重儒術亦好方士，故欒大少翁諸人先後進用，其時治經者，頗采陰陽災異之說，如孟喜焦延壽京房等始以陰陽災異之說治易；董仲舒喜言春秋災異，而作春秋繁露；夏侯勝治尚書，長于洪範五行，喜言災異；其後劉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亦以解釋災異爲主；又如治齊詩之翼奉，喜以陰陽五行之說附會三百篇：故西漢今文家無一不浸潤於陰陽家言，當時所謂天人之學，即天行與人事相應之學，亦即儒家與陰陽合流之學也。及其末葉，讖緯之學，乘之而出，遂集其大成。

凡此兩者，即兩漢今古二家經學之淵源也。知其淵源，即可知其流變矣。

四、兩漢經師之治學方法

漢初經師均以畢生精力，補苴五經殘缺，其功力雖不甚深，然篳路藍縷之功，亦不可沒。茲將當代經師之治學方法，分別述之如左：

a通大義　初期經師於諸經遺文整理甫就，對於義理章句，不能爲縝密之考究，只能通其大義，即如專家之教授生徒，口耳相傳，只具梗概，史記儒林傳謂韓嬰作詩內外傳數萬言，丁將軍寬作易說三萬言，亦不過訓詁舉大義而已，故初期學者均爲通大義一派。

b章句學　章句之學，起於武帝以後；開其先者為小夏侯氏。小夏侯建本受尚書於大夏侯勝。惟大夏侯以上諸師，均以通大義為主，至建復問訓故於歐陽氏，又從他經師質問闕於尚書之義，左右采獲，於是章句漸繁，當時大夏侯詆之為章句小儒，建亦詆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其後秦恭（延君）學於小夏侯之門人，訓釋章句，尤為繁碎，故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說「曰若稽古」四字至三萬言。降及東漢，章句益煩，周防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凡四十萬言；景鸞作易說，詩解，禮略，及月令章句，凡五十餘萬言；最後鄭玄遍注諸經及其他著作至百餘萬言：可謂繁碎之極矣。

西漢之末，劉歆以古學大師，即詆當時學者章句為煩言碎辭，使學者罷老不能究一藝。論衡效力篇稱王莽時，令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言，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後漢書稱桓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榮減為二十三萬言；其子郁又刪為十二萬言；伏恭減省伏黯章句為二十萬言：宜劉歆班固譏之為「碎」也。

五、兩漢時代學者之風氣

清人皮錫瑞曰：「前漢學者，多專一經，罕能兼通。蓋經學初興，藏書始出，且如詩，

尙有或爲雅，或爲頌，不能盡一經者；若申公兼通詩與春秋，韓嬰兼通詩與易，孟卿兼通禮與春秋，已難能可貴；若夏侯始昌之兼通五經，更絕無僅有矣。後漢學者多尙博通；如尹敏習歐陽尙書，兼善毛詩谷梁左氏春秋；景鸞能理齊詩及施氏易，兼善河洛圖緯，又撰禮內外說；何休精研五經；許愼五經無雙，蔡玄學通五經：此其盛於前漢者也」。

前漢學者篤守遺經，罕有撰述，漢志所載諸家章句各只一二篇，惟韓嬰作詩內外傳數萬言；丁寬作易說三萬言；然亦不過訓詁舉大義而已。降及東漢，則各家撰述章句，有至數十餘萬言，甚至百餘萬言者；（一言，猶一字也，參觀前節）由此可見二代學者之風氣矣。

六、武宣元成平五帝時之提倡經學事業

漢書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平帝年號）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今分述之如左：

a武帝時代　帝本不好樸學，（樸學者，經學也，）然自卽位以後，得宰相趙綰王臧之援

誘，本其好大喜功之心理，於是提倡儒術，故以安車蒲輪迎申公；以賢良文學拔董仲舒公孫宏等；且聽仲舒言，明令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又聽公孫宏言，令郡國歲舉博士弟子員，令博士專門教授，開後代大學教育之始：皆其犖犖者也。

帝以好春秋故，嘗命治公羊之董仲舒與治穀梁之瑕丘江公辯論公穀同異，當時江公訥於口，丞相公孫宏又爲仲舒助，結果遂黜穀傳而升公羊傳：遂開後此石渠虎觀之先聲。後代之公開學術辯論會，皆由帝啓之也。

b 宣帝時代　宣帝本好刑名之學，然以廷臣多經術之士，故亦頗重經術。史稱甘露三年，帝以五經多異義，令諸儒會於石渠閣，討論同異，令太子太傅蕭望之主其事，由帝親臨制決，於是有石渠議奏。（一名石渠通義，漢志載之，今佚）。

先是武帝既立公羊博士，命戾太子習公羊，太子私問穀梁義而善之，帝爲太子孫，聞太子好谷梁，乃徵治谷傳者蔡千秋爲郎，又徵江公孫爲博士，令傳習谷梁傳，且命劉向從之受學，後江公孫死，又徵江公再傳弟子周慶丁姓等待詔，傳習十餘年，大明習，乃命治公羊之博士五人與治穀梁者五人，當廷辨論二傳同異，由蕭望之上奏決定，結果穀

傳論勝。於是始立穀傳博士，而穀傳大盛。此宣帝仿武帝之提倡經學事業也。

宣帝時有一特殊之會議：卽帝以倉頡篇多古文，俗師多失其讀，乃徵齊人能讀者，正其音讀，命張敞從之受學，敞傳其外孫杜業，業傳其子林及敞子竦，而林尤精；林著蒼頡訓故，（一名杜林訓故，今佚）蓋許氏說文之所本也。

c元成二帝時代　元帝爲太子時，卽好儒術，以宣帝用法太嚴，嘗從容爲帝言之，且請登用儒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當以王霸雜之」。及帝卽位，登用周堪張禹孔光師丹等，又增置博士弟子員至千人，成帝更增之爲三千人。成帝尤好讀書，喜經學，能判定張霸百兩篇之僞；且命劉向父子領校祕中，開古文經學行世之途徑；故二帝時代爲經生最得意之時代。

d平帝時代　平帝時，王莽當國，莽信用劉歆，提倡古學，將歆所主持之古文經均列學官，又於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禮，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以及五經論語，爾雅諸經教授者，所在爲駕軺，傳詣京師，至者數千人，而令沛人爰禮爲之長，命禮等百餘人說字未央廷中，揚雄取其字體之正者作訓纂篇；又載筆問諸儒

以各地方言，而作方言一書：此與杜林訓故許氏說文同爲重要之字書也。

七、西漢今文經十四博士之學之盛行

西漢時代，以今文諸經先出，文帝始設魯韓二家詩博士，景帝復以治齊詩之轅固爲博士；於是五經中始有一經博士，至武帝始全設五經博士，每博士之下，設五十弟子員以廣傳習；由是諸今文經悉列學官，習者日衆，每値策舉賢良，士子均以今文經進身。元帝以後，復增立五經十四博士：即

易有施讐，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家。

書有歐陽生，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三家。

詩有齊轅固魯申公韓嬰三家。

禮有大戴德小戴聖二家。

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家。

此卽今文經十四博士之學也。彼等既得政治上之地位，復自詡其家法之明確，且得朝野上下之擁護，遂形成一種極有權威之學閥。彼古文經雖漸次出見，只能傳授於民間，

不能與之抗顏行也。

今文學最重家法，凡由一大師傳授而自成一家者，謂之家法。受自某家者，必遵守某家之說：如書之由伏生而分為大小夏侯歐陽三家，詩之分為齊魯韓三家是矣。一家之經，其章句訓詁，均有師承，學者不可違反之：此卽學術門戶之爭所由來也。

八、今文家通經致用之證明

今文家無論何派，均主通經致用之說，謂治經之結果，可措之實用；如董仲舒之主以春秋決獄訟；（仲舒嘗為張湯作春秋決獄十六篇，見漢志，今亡。）平當之主以禹貢治水道；夏侯勝之主以洪範斷災祥；王式之主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公孫宏等以經術飾吏事；皆其致用之明證也。他如眭宏之斷上林柳生為天子起自匹夫之兆；雋不疑引春秋以斷冒充太子之偽；夏侯勝斷天陰不雨為臣下謀上之徵，皆如響斯應；以此通經致用，則五經之旨不免流於詭異矣。蓋西漢今文之學多源於齊；齊人向受鄒衍陰陽五行說之影響，及漢武時，方士雜進，異說尤多；今文家受其影響，不免以陰陽之說，附會經義，其結果方士與儒家合流，至哀平間，遂有緯書之出見；今文家强認緯書亦為孔子所作，以輔

翼六經者。然經正緯奇，經約緯顯，究不可認爲與經有關係也。

九、古文經之發見

古文經至漢武時代，始漸出見。其發見地有二，即曲阜與河間國是也。茲分述如左：

a先是魯恭王餘封於曲阜，王喜治宮室，因壞孔子屋壁以廣其宮，於其中發見尙書，逸禮，論語，孝經，諸經傳，均以古文籀書寫定者，王遂止而不拆，以其書交于孔氏之裔，孔安國校定古文尙書，上之於朝，以巫蠱之亂，遏而不行，安國遂以其尙書學傳於都尉朝展轉傳授於民間，安國且作論語注，然以其早逝，書多不行。

時河間獻王亦好書，民間有獻書者，多給以金帛；由是得周官逸禮及考工記等書，且任毛萇爲毛詩博士，王亦上其書於朝以充祕藏，迄未行世。

及乎漢末，劉歆領校祕中，發揚古學，祕中古文經，經其提倡，於是古文五經漸出見，由是易有費氏，書有孔氏，詩有毛公，禮有周官逸禮，春秋有左氏傳；徒以扼於今文家之勢，未得列於學官，僅得傳授於民間而已；不足與今文經敵也。（參觀下節）

十、今古兩家之四次爭執及古文經之盛行

西漢成哀二帝時，劉歆與其父向領校祕中，得古文尚書，左氏傳，逸禮，周官等書，大好之。向歆父子本治穀梁傳者，至是歆得左氏傳，以爲左氏親炙於孔子，是非不謬於聖人，因問學於尹咸，盡通其義。時周官逸禮多與今文儀禮不同，歆亦好之。易本未遭秦火，然當時民間有費氏易，向以祕中易與三家易及費氏易相校，知三家易多脫去「無咎」「悔亡」等字，惟費氏易與祕中本合，因認費氏易爲古文易。至於三家之尚書，與祕中古文本相校，而知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大率簡有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有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故劉氏認孔氏古文尚書爲得其正。

歆既得古文諸經，因建議於朝，請將諸經列入學官，設博士及弟子員以廣傳授，時大司空師丹孔光等下其議於太常博士，諸博士以古文經來歷不明，又無傳授，不肯置對；歆遂移書讓之，丹等不以歆爲然，因出歆爲五原太守；是爲今古兩家第一次之爭。然古文家雖屈，而以歆之博學盛名，其傳授亦漸盛云。

光武即位，韓歆陳元等請立左氏博士，時博士范升今文家也，力爭左氏不傳孔子，又

無師承，力持不可；帝竟從韓陳議，設左氏博士，以李封爲之；後封死，遂罷。是爲今古兩家第二次之爭；而古文家竟勝。

其後賈逵(古)作左氏傳解詁與當時今文家李育爭左氏異同，李不滿左氏釋經，而許其文辭；是爲兩家第三次之爭。

最後何休(邵公)與其師羊弼推闡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當時鄭玄(古)見之，乃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是爲兩派第四次之爭，而今文漸不支矣。

蓋自東漢以後，國家雖仍西漢十四博士之舊，未將古文經列入學官，（左氏博士雖設，然不久卽罷。）然古學大師輩出；前有二鄭興衆二賈徽逵，中有馬融許愼，後有鄭玄服虔，均以古文教授起家；今文家除何休外，餘均次乘，不足與之敵也。古文家多重名物訓詁，與今文家之通大義守章句者不同，然其說經雖篤實可法，但不免失之煩碎。惟自鄭玄注三禮，於訓詁名物，博采今古兩家，始打破二家門戶家法。自是今文十四博士之學以及古文五經之學，悉統一於鄭學之下，而今古多年之爭始息；此則兩家由分而合必然之

趨勢也。

十一、今古兩家之比較

今古兩家均以五經爲其研究之對象，然以其起原及態度之不同，遂有種種之異點，茲取其較著者比較之如左：

a今文家於六經之次第，爲——詩、書、禮、樂、易、春秋——似以淺深遞進爲準。古文家於六經之次第，爲——易、書、詩、禮、樂、春秋——似以發生先後爲準。

b今文經出自秦火之餘；古文經多出自山崖屋壁；今文經多殘缺，古文經較完全。

c今文學者多出自齊魯；古文學者多出自燕趙。

d今文家認六經爲孔子所作，古文家認六經爲孔子所述。

e今文家尊孔子爲素王；古文家尊周公爲元聖，孔子爲先師。

f今文家言政制則宗王制，古文家言政制則主周禮。

g今文家之研究，注重微言大義；古文家則注重訓詁名物。

h今文家崇信緯書；古文家不信讖緯。（然亦有例外）

i今文家主通經致用，古文家主通經服古。

j今文家之學近哲學派；古文家之學近歷史派。

k今文家多異說，(尤以齊學爲甚)古文家立說較平正。

l今詆古爲傳授不明；古詆今爲守殘專己。

以上十二點，今古學之分別略盡於是矣。然以余觀之，今古兩派之優劣，本不易言：大抵今勝於古者，思想卓絕；而失之妄；古勝於今者，訓詁精詳，而失之拘；今較開新，古較墨守；今多讖言，古多迂論；古近正而今近奇，古近舊而今近新；未可爲左右袒也。

十二、讖緯學之起原及其勢力

四庫全書提要曰：「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與緯有別，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也。」張衡曰：「立言於前，有徵於後，謂之讖書；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著述，無讖一書；劉向父子領校秘中，亦無讖錄，成哀以後始有之。」觀此可知讖緯之書，實起自哀平時代也。

惟讖緯語之起原則甚古，夏商以後卽有之：如夏有「亡夏者桀」之讖，夏桀因之大殺塗

傑；秦有「亡秦者胡」之讖，始皇因之大築長城。至西漢中葉，始有以圖讖緯候名其學者；如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有焦贛（卽焦延壽）者，精圖緯讖書，以授京君明，（卽京房）」是爲讖緯二字見於漢代之始。又漢書李尋傳云：「五經六緯，尊顯術士。」又稱齊人甘忠可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以授夏賀良，司隸校尉解光薦之。尋與賀良等倡「漢家當再受命」之說；當時以爲妖言，因寘之於法。然在哀平之際，讖緯之學盛行，並不因二人之伏法而未滅也。

王莽因謀篡漢，於是提倡符命，因得孟通浚井所獲之符命，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遂居攝稱假皇帝。後又得哀章之銅匱符命，（匱文有赤帝子劉邦禪讓語）遂改國號曰新，卽位稱帝。當時讖書盛行，蔡少公長於讖，嘗曰：「漢家當再受命，劉秀當爲天子。」故國師劉歆改名劉秀以冀非分，因被人告發，父子自殺。

光武亦極迷信讖緯，當其卽位鄗南時，有同舍生彊華獻赤伏符來軍前，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戰野，四七之際火爲主。」遂卽位稱帝，由是讖緯學益盛。

讖緯之學，蓋今文學之流變也。哀平時代今文家稱孔子旣作六經，同時作緯書以畫其

變，其說稱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候書卅篇，七經緯三十六篇，總共八十一篇，皆讖緯書也。蓋今文家向主陰陽災異之說，是以僞書乘之而出；兼以得王莽光武之提倡，一般熱中利祿者，遂僞造符命以迎合之。光武尤好其學，卽命官行政，亦決於讖，當時桓譚鄭興尹敏等均以不信讖緯得罪，尹敏且斥其書多鄙近別字，不類聖人之言，又詭稱己名應讖以嘲光武，（敏謂臣姓應讖，卽「君無口，爲漢輔，」語。）帝亦無如之何。

時光武命沛獻王輔作五經通論，遂開東漢學者援緯入經之始；又命曹褒制禮，悉採緯書之制；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賈逵著左氏傳解詁亦采緯書，卽學通今古之鄭玄亦然；故後漢書儒林傳於諸學者，均有「學精圖緯」類似之語，當時遂以五經爲外學，七緯爲內學，可見當時讖緯學之盛矣。

當此讖緯盛行之世，而能不囿於風氣，毅然反對之者，前期有王充，其論衡八十四篇多反對讖緯之說；後期則有張衡，首上請焚緯書之奏，但未實行耳。然自三國以後，老莊之學盛行，讖緯之學大衰；至隋煬帝始舉緯書而悉焚之。今所傳易經七緯，皆清代今文學搜得之於古籍中者也。茲列舉七緯之名稱如左：

(甲)易緯：　稽覽圖　乾坤鑿度　乾鑿度　坤靈圖　通卦驗　是類謀

　　　　辨終備

(乙)書緯：　璇璣鈐　考靈曜　刑德放　帝命驗　運期授

(丙)詩緯：　推度災　汜歷樞　含神霧

(丁)禮緯：　含文嘉　稽命徵　斗威儀

(戊)樂緯：　動聲儀　稽耀嘉　叶圖徵

(己)孝經緯：　援神契　鉤命訣

(庚)春秋緯：　演孔圖　元命苞　文耀鉤　運斗樞　感精符　合誠圖

　　　　考異郵　保乾圖　漢含孳　佐助期　握誠符　潛潭巴

　　　　說題辭

以上七經，共有三十六緯書，至隋煬帝時，悉被焚毀。清代輯佚書者，于古書中輯出其佚文不少；其中有涉及科學思想者；如書考靈曜云：「地常動不止，人處其上，猶舟行而人不覺。」則為地動之說。又易乾坤鑿度云：「地道距水澈。」澈者盡也，言地至水

而盡。又書考靈曜云：「四表之內，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地在於中。」注云：「地下遊，則地上半與天中平；上遊，則下半與天中平。」是可證地在大空之中，大氣擧之也。又如易稽覽圖云：「雷，有聲曰雷；有光曰電，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焞焞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其雷殷殷也。」其言雷電成因，與近世科學思想相近；王充雷虛篇所言，蓋本於此。東漢末，有請焚緯書者，荀悅曰：「緯雖非聖人之言，然其中有取焉，焚之，則太過矣」，悅之言，殆指此乎？

十三、東漢時代之提倡經學事業

東漢光武帝微時曾受經於長安，中年起兵復漢，戎馬倉皇之中，猶復投戈講藝；卽位以後，雖迷信讖緯，然亦深崇經術，宏奬節氣之士，一時功臣受其影響，亦復講求儒術，祭遵賈復等均有儒士之風；鄧禹有子十三人，使之各習一藝；卽受帝之影響也。玆分述此時提倡經學之大事如左：

a 光武及明帝以後之重視大學教育　光武頗重視大學教育，中元年間，首建三雍，（明堂、靈台、辟雍、謂之三雍。）其中辟雍爲國立大學，仿周代學制爲之，未成而帝崩。明

帝即位，仍本帝意繼續營之。永平二年，辟雍告成，帝乃親行視學典禮，仿周代太學養老之意，拜李躬爲三老，(三老即老人之明於三德者：正直、剛、柔謂之三德。)桓榮爲五更，(五更即明於五事者：五事即貌、言、視、聽，思。)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帝既入學，乃命三公迎三老五更入學；帝親於屏外迎之，行賓主禮，桓李二人由西階上，帝由東階上，既登堂，行大饗禮，天子執爵而酳，袒臂割牲以食之；饗畢，帝親乞言以受教，禮畢，帝乃升講席，命諸生執經問難，當時環辟雍，臨水而觀者，不下數萬人。(辟雍四周爲圓形，有水環之，仿周制也。)凡所行者，皆周代天子視學之典禮也。當時王公子弟無不入學，故太學極一時之盛。安帝以後，天子不視學，博士倚席不講，故生徒散去。及順帝納翟酺興學之言，乃復修黌舍，造房二百四十間，凡一千八百五十室，大將軍以下子弟悉勸令入學，匈奴西域諸國均遣子弟入學，由是太學生徒至數千人，桓靈二帝時代多至三萬餘人，清議勢力，由此出發。及董卓之亂，國事搶攘，而太學廢矣。

b 章帝時代之白虎觀會議　章帝時代有一重要之學術辯論會，卽白虎觀之會是也。當是時

，帝納蘭台令史楊終（字子山蜀人精春秋）言，仿宣帝開石渠閣故事，召集朝中大夫郎官博士以下及諸儒大會於白虎觀。當時名儒魯恭李育魏應等均與會，由魏應承制發問，經諸儒辨論，由天子親臨制決，班固因之作白虎通議，（簡稱白虎通）其書見存，可考見當日經學之大概。惟赴會者以今文家爲多，故其中經義，多與今文家合，誠研究今文經學者所必讀也。

C 靈帝時代之刊布石經　靈帝熹平四年議郎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五經文字，帝從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凡十年而成，至光和二年工竣，立於太學門外，其觀者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是爲石經刊布之始。歷千餘年殘缺殆盡，及南宋洪适作隸釋將熹平石經殘字之僅存者凡二千一百十一字，另以石碑十餘刊之，立于杭州蓬萊閣，故熹平石經所存者，只此而已。

十四、東漢時代私人講學之盛況

漢書儒林傳稱前漢之末，大師衆至千餘人，以爲極盛；然至東漢中葉，則私人講學之

盛，尤有過於此者。後漢書稱當日大師教授生徒多至萬數，如張興牟長所教弟子，著錄者多至萬人；蔡玄弟子著錄者多至萬六千人；樓望丁恭宋登弟子各至數千人；推其原因，由當時簡册繁重，非人所能備；且經師章句，各有家法，非親聆口授，不易通曉其學；故弟子覓師求學者日衆。又各師於新來弟子，並非親自口授，多命高材弟子代教：如鄭玄學於馬融，融門弟最多，常得見者不過四百餘人；玄始至其門，融命高材生授之，故玄在融門下，三年不得見。後以融與高才算渾天不成，衆始荐玄於融，玄一算而決，由是親聆融教，質疑問難，盡得其傳。可見諸大師之教授多數弟子，均係以高才生展轉教授，故弟子著錄至萬人以上也。

十五、會通今古之鄭玄

兩漢今古之爭，亘二百餘年而不決，至東漢末鄭玄以學通今古，囊括大典，於是遍爲諸經作注，打破今古家法，自是今古之爭全息，而鄭學以出。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爲嗇夫，以不樂吏事，棄之遊學，至洛陽，遊太學，師事第五元，(今)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古)受

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師事扶風馬融；(季長)融亦博通今古學者，然聲譽籍甚，且喜音樂，每當開講，前列生徒，後陳女樂，以絳紗帳隔之，弟子不能入其室。玄初至，三年不得見，融命高材生教之，後以算渾天，始與融相見，乃質問疑滯，盡得其傳，遂辭融歸，融送之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何進當國，以大司農徵，不就，故世稱鄭司農。(其先有鄭衆者，亦官大司農，故別稱衆為先鄭，玄為後鄭。)黃巾之亂，玄轉徙兵間，絕意仕進，因專意注經。玄深以當時今古之爭為無謂，於是打破二派家法，遍注諸經論語諸書，又著六藝論等書，惟春秋注未成，以授服虔，(子慎)故服氏春秋注，亦鄭學也。其注三禮也，取古文義，則叠出今文義於後；取今文義，則叠出古文義於後：由是今文十四博士之學及古文五經之學悉統一於鄭學之下。當時學者傾服之，謂江漢以北，伊洛以東，一人而已。袁紹據冀州，以玄為上客，泰山太守應劭(仲遠，著風俗通)即席稱弟子，北海相孔融尤推重之，令高密令表其鄉曰鄭公鄉，名其門曰通德門，玄歿，弟子錄其言論曰鄭志，記其事曰鄭記。其後稱東州大儒者，惟其再傳弟子孫炎(叔然)而已。

十六、魏晉時代之經學

三國初期，天下大亂，學者搶攘兵間，經籍道息。魏志稱魏國既建，司徒董昭上疏云：「方今年少徒尚交遊，不事學問。」當州刺史杜恕上疏云：「方今士子重商韓而上法術，以儒術為迂闊，不周世用。」魚豢魏略稱「正始中，議圜丘（即天壇，為天子冬至郊天，為圜狀之土壇，故名。）典禮，當時郎官大夫以下二萬人，公卿以下四百人，能執筆應議者，不及十人，大都皆飽食而退。」可見魏代經術之衰替矣。

然在此經學消沈之中，亦未始無一二鳳毛麟角之學者；如魏略所舉之董遇賈洪薛夏隗禧邯鄲淳蘇林樂詳等七人，無書傳世，固無論矣；至於王肅之遍注諸經，王弼之注易，何晏之集論語注，皆其著者。至於晉代，則有杜預之作左氏傳集解，范甯之作穀梁傳集解，亦為有名。今分述五人於后：

a 王肅　肅字子雍，魏東海人也。父朗受易于楊賜，作易傳。肅少治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於是遍注諸經，又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而使其弟子孔衍為之證；又作聖證論以反對鄭氏。然其學亦糅雜今古，不分家法，與鄭氏同；只以晉武帝為其外孫，故在西

晉初，肅所注詩書三禮春秋及其父朗所作易傳均列學官；於是王學遂代鄭學而興矣。然當時鄭學猶盛，雖有孔晁孫毓等黨於王，而王基馬昭孫炎等均主鄭攻王甚力；故東晉以後，王學卒未列學官，而鄭學依然大行於北。其時南方政制禮制尙有用王說者，惟其學既未列學官，則其勢力亦至有限；兩家爭執，沿至隋唐而不衰：此王鄭二學之爭時見於史册也。

b王弼　弼字輔嗣，魏山陽人。少治老莊之學，以注老子見知於尙書令何晏。二人首倡清談，學者宗之。輔嗣精於易，不滿於漢儒「卦氣」「爻辰」「納甲」等象數之學，用清言說易，爲易上下卷作注；惟繫辭以下注未成而卒；其後晉人韓康伯本其意作注。故今之易注，宗王韓二家。

c何晏　晏字平叔，魏宛人。曹爽當國，引爲尙書令，喜治老莊之學，與王弼同爲清談派之領袖。其所注論語集解，集漢人包咸以下二十餘家之注，頗簡潔扼要；五經正義及宋本十三經注疏均宗之。惟參用玄言，是其短也。（參觀前六藝概說，論語項）

d杜預　預字元凱，晉杜陵人。喜治春秋左氏傳，自稱左癖，長於用兵，一稱杜武庫。晉

初，以率師滅吳有功，封當陽侯，官至鎭南將軍，卒贈征南將軍，故世稱之爲杜征南。所著春秋左氏傳集解，自晉以後列於學官；學者宗之。然其中多臆說曲解，謂春秋凡例五十爲周公所作，變例爲孔子作；尤爲荒謬。

清人焦循作左氏補注略謂「史稱預祖畿父恕有名魏代。其父恕官至幽州刺史，以不黨於司馬氏，爲司馬懿所幽死。預以才學見知於司馬昭，昭以妹妻之，預遂爲昭所用，昭引之參相府事。預於昭之不臣及弒高貴鄉公事，均所目見，預爲開脫司馬氏計，乃於左氏傳中弒君之事，竭力爲弒君者張目：大旨謂君無道，則弒者無罪，又謂「鄭莊公射王中肩，志在苟免，桓王討之，非也。」其曲說多類此。又前人之治左氏者，如劉歆賈逵服虔穎容許惠卿等，預均竊取其說而沒其名，使後人無所稽考，故學者多詆之爲掠善無恥」云。由此可見預之作左氏集傳，係有作用，未可盡信也。

E.范甯　甯字武子，東晉順陽人也。生平疾虛浮，崇朴實，嘗以王弼何晏二人祖尙虛玄，罪浮桀紂，因作罪王何論以闢之。喜治春秋穀梁傳，作穀梁傳集解。然以專治谷傳之人，於三傳均有不滿，實開唐人啖趙不信三傳之先聲。其序略謂「……左氏以鬻拳兵諫爲

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觀此可知三傳實有不足信者在焉。

由上所述，魏晉經師有名於世者，惟此五人而已。

十七、南朝經學概述

a. 南朝之提倡經術事業　東晉以後，庠序未興，成帝時，雖設國學，然亦無可言者。凌夷至於宋齊二代，玄風獨振，經術尤衰；宋文帝時，首立玄儒文史四學，以何尙之主玄學，雷次宗主儒學，謝元主文學，何承天主史學。儒學以經術爲主，而次宗尤爲當代精治詩禮之學者，且爲諸王太子講喪服記，於是經術漸得地位。然眞能提倡經術者，惟梁武帝一人。武帝天監四年，始設太學，開五館，以明山賓陸璉沈峻嚴植之賀瑒五人爲博士，各主一館。凡爲弟子員通一經者，皆復其身；每歲試中程者，得補吏。又遣博士赴

各州郡立學，由是治經之士，聞風興起，儒術漸振。雖以侯景之亂，不久卽衰；然如沈文阿陸德明等經生輩出，至陳猶不絕，此南朝國家提倡經術之大概也。

b.南朝私人講學之盛　自東晉以後，學者以崇尚玄學，雅善清談，以其餘暇治孝經禮易等書，故此時經學染有玄學采色；兼以人長口辯，音辭清利，遂開私人講學之風氣。如朱書稱伏曼容少好老易，常於其宅設高座於廳事，有賓客至，輒升高座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又梁人嚴植之少善老莊，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及梁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其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開講，五館生徒畢至，聽者千餘人，足知當時士大夫以清談玄言之技能移以講學，講者務爲周詳，聽者亦得公開也。又如梁人盧廣爲梁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方學者崔靈恩孫詳蔣顯南來，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淸雅，不類北人。沈峻博通五經，尤長三禮，而特精於周官，當時周官一書，幾成絕學，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峻每開講席，諸儒劉嵒沈熊等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嘆服，可見當時講學

之盛矣。

C，南朝之義疏學　南朝之治經者，多兼治老莊，故其經義多雜玄言；兼以駢儷盛行，爲故義疏亦多麗語，惟宋初雷次宗精治毛詩三禮，頗爲篤實，宋文帝徵爲儒學博士，（見前）且命次宗爲皇太子及諸王講喪服記。梁代經學名家有何胤皇侃沈重沈文阿等，均喜治三禮，論語，孝經，等書，其著作多名義疏，（參觀王易課本第二章末節）實開唐人九經正義文體之始。惟諸書多佚，只有皇侃論語義，雖佚於南宋時代，然在清乾隆年間，復由日本來歸。其言喜用玄言麗辭，不似兩漢章句之朴實，可以代表當時經生著述之風氣也。

十八、北朝經學概述

1. 北朝之提倡經學事業　北魏拓拔氏起自漢北，收拾羣雄，於南朝劉宋初期，即已統一中國北部，與南朝之宋齊梁陳四朝成對峙之局，惟彼以文化低下之民族，驟入中國，接收漢化，反較本族爲易。當道武帝初次入主之時，即提倡儒術，興起太學，聘名儒爲博士，明元，獻文，孝文三帝繼之，擴張太學，較前尤盛，北方經學之士，接踵而起，服官

於朝者，不可勝計。當是時，南齊王肅以其父得罪於齊，奔於北魏，孝文帝以其爲南人，極重之。肅亦精通經學，勸帝用中國禮制，定班祿，均田，戶籍，等法，定律令，正祀典，立明堂辟雍，養三老五更，行躬耕籍田禮。又以舊都平城地寒而僻，國俗鄙陋，乃遷都洛陽。都洛之後，復下詔去胡服，服袞冕，制朱，紫，緋，綠，青，五等公服，斷諸北語，（即胡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下，違者黜官降爵；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求遺書；借書於齊以充祕府。又改國姓拓跋氏爲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令改之。是爲鮮卑族大規模漢化之時代，而亦北方經生大得意之時代也。

2. 北朝幾個之著名的學者。北朝經學均宗鄭服二家，故北朝實紹東漢之學風，而爲鄭學之別名也。其著名學者，在北魏則以徐遵明劉獻之二人爲著，尤以徐學通易，禮，書，春秋，四經爲最。徐氏精鄭氏易，傳之盧景裕等，言易者宗之；又精鄭氏今文尚書，傳之李周仁等；又精鄭氏三禮，傳之熊安生等，而以安生在周齊時代爲最著；又精服氏春秋，自著春秋義章，河洛諸儒言春秋者，均宗之，此徐氏之學也。劉獻之長於毛詩三禮，撰毛詩序義及三禮大義；二人皆北魏經師之卓卓者。

周齊二代言三禮最精者推熊安生。安生早年爲北齊國子博士，當時周齊通好，周遣尹公正使齊，公正長於三禮，與齊人言禮無應者，齊人遣安生往公正館中，與公正談禮，公正深服之，歸以告周武帝。及周滅齊，武帝親臨鄴下，訪安生於其家，賜粟帛甚厚。自是安生遂仕於周，周隋之交，言三禮者宗之。

周隋之間，北方經師以二劉爲著。劉焯，字士元，信都人，劉炫，字光伯，河間人。焯通賈王馬鄭章句，着有五經述義，與炫齊名，世稱二劉。炫精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氏孝經論語，着論語孝經春秋毛詩尙書等述義。然二劉均信南學，如僞古文尙書及僞孔傳均喜治之。炫又僞造連山易及魯史記等，被人發覺，至于獲譴，故其學不及徐遵明之純正，然要爲北朝末期之經學大師也。

十九、南北二學結論

a 南北二學之混合　南北二學至北魏後期漸有混合之勢。蓋當時北方學者雖宗鄭服，究以南學爲長。卽如政治方面，亦隱然以南朝爲正統，高歡且謂「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人士均以爲中國正統所在」。可見北方朝野重視南朝之心理矣。惟是兩學接觸

，必有其地，中間介紹，貴有其人。北史稱青齊（即今山東）介南北之間，南方之費甝尚書義疏首傳入其地，學者好之。二劉爲當地名碩，尤酷好南學，于是南方王弼之易注，杜預之左氏傳，均爲北方學者所歡迎，二劉倡之于前，諸儒隨之於後，故一入隋代，南北統一，而南學因之大盛，北學遂見并於南；鄭服之注，鮮有習者。其時南方經學家褚暉，魯世達，陸德明等，尤受朝廷之優禮：故南北二學在隋代，事實上已達於混合時期，至唐初孔穎達奉勅纂定五經正義，諸經傳注，悉宗南學，於是南學統一全國之事業，遂正式告成矣。

b 南北二學之比較　南學崇玄，北學崇實；南雜老莊，北宗鄭服，此其重要之區別也。世說新語載褚裒與孫盛論南北二學，褚謂「北學淵綜宏博」，孫謂「南學簡要清通」。二人相持不決，以問支道林，道林則曰：「北人讀書，如顯中視月；南人治學，如牖中窺日」。揣道林之意，以爲顯中視月則不明，故以此譏北學；牖中窺日則較清，故以此贊南學。北史儒林傳亦曰：「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皆揚南而抑北者。究之北學沈潛，南學高明；北學長於訓詁，南學長於名理：此其大較也。

二十、唐代之提倡經學事業

唐既代隋，太宗尤極力提倡文治，貞觀年間，帝以五經注解，諸儒紛歧，頗有統一之志。於是命大儒孔穎達總其事，穎達乃延攬諸儒，分任編纂，閱時數載，遂成五經正義百七十卷。

先是陸德明（字元朗，吳人，陳隋二代，官至博士）。以南學大師，有名陳隋二代，曾撰經典釋文一書，於諸經傳注，悉主南學，穎達取其書爲底本，于易，詩，書，三禮，春秋，等悉依南學；於北方諸儒熊安生及二劉之注，亦間采之；然採南朝皇侃沈重崔靈恩等之書則較多也。

唐代除制定五經正義外，其有功於後代者則爲文宗開成時代之石經。今述之如左：

文宗開成二年宰相鄭覃兼領國子祭酒。覃好經術，不喜文士，於是奏請校正五經文字，因進石經文字百六十卷，請命石工鐫之，立於國學門首。史稱石經文字疏略，名儒不觀。惟清初顧炎武謂其文字大體不謬，如儀禮「婿受綏」以下，今本脫十四字，而石經有之：此其價值也。其後馮登府作石經補考異稱開成石經一壞於乾符年間（唐僖宗年號）

之修改；再壞於後梁之補刊；（後梁禎明年間事）三壞於北宋之添註；四壞於明人王堯惠之另刻；（明世宗嘉靖年間，西安地震，石碑多壞，生員王堯惠另立小碑數塊，以刊震壞石碑上之經文，故云。）可見開成石經之立，當時已不滿人意，後人又攻擊之如此。平心論之，要爲熹平石經以後之重要事業也。

二十一、唐代經學之不振

唐雖制定五經正義，實則以九經取士。（九經以經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種。大經爲左氏傳禮記；中經爲詩經周禮，儀禮；小經爲易，書，公，穀，二傳。）其時學者爲應付考試起見，只讀中經，而大經之左氏傳與四種小經，多束之高閣，觀唐人奏疏，可見一班。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尙書，周易，並聖賢微旨，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爲經邦之軌則，儀禮爲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學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誨，不可因循。」云云

又開元十六年國子祭酒楊瑒奏言今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公羊谷梁，

殆將廢絕，請量加優奬云。

據此二說，則唐人習易書詩禮記者，多不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故四經殆絕也。宣宗大中年間，工部尙書陳商上奏云：「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統也。左丘明爲魯史，記載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係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經，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無徵；杜元凱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以詩書周易並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遷固同科；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宛章有所未一。」陳商此疏，發明春秋爲經，左氏爲史之見解，頗有特識。

二十二　唐代少數之卓異學者

唐代之經學不振，既如上述，然亦未始無一二鳳毛麟角之學者，舉其著者，則有啖趙陸三人之春秋學及李鼎祚之易學：今分述之如左：

a 啖趙陸三人之春秋學　啖助(叔佐)作春秋集傳，首倡三傳合參之說。其大意謂三傳之於春秋，各執一說，不可專主一家，宜合參之以通其義。其說既打破前此專門之學，復開

宋人不信三傳之風，傳其學者，有趙匡陸淳二人，尤以陸爲著。陸淳私淑啖助而友趙匡，匡曾刪助之春秋集傳，授之於淳，淳遂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三書以攻三傳。其最有價値者，則爲三人均疑左氏傳非左丘明之作，乃六國人名左丘者所作也。其說略謂孔子喜稱古人之名，如史佚周任等，皆古賢人也；丘明亦爲古人，後人見左傳及國語均署左丘著，遂強認之爲左丘明耳。且今本國語述至智伯之滅及趙襄子之謚。按趙襄子之死，上距獲麟絕筆之歲，約八十年，未必左氏與孔子同時，尙能於八十年之後，復著此書：此其根本可疑者也。且左氏傳記秦晉麻隧之戰，稱晉人獲不更女父；又稱「秦庶長鮑率師伐晉。」不更與庶長二官，至孝公以後始有之，而竟預見於此：且臘祭爲秦人之祭名，而左氏竟稱「虞不臘矣：」又如呂相絕秦，純爲六國縱橫家習氣；又其書中述卜筮占繇，預知田氏代齊，三家分晉，與鄒衍五行之說相近。由此種種，可見其書必爲六國時人所作；證以太史公報任安書，亦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是著左國二書者，乃左丘，非左丘明也。其後王安石葉夢得等，均贊成其說；夢得石林燕語述之尤詳。宜宋人不信三傳，而王安石詆春秋之爲「斷爛朝報」，有由來矣。

b李鼎祚之易學　李鼎祚精於易學，不滿於王弼易注之空談名理，因搜集兩漢今古兩派象數之已佚者，著周易集解十七卷，採韓子夏（卽韓嬰字，著子夏易傳、後人疑爲卜商非也。）以下三十五家之說，而于鄭玄荀爽虞翻三家之說尤詳，實開清代學者輯佚之始。惠棟之易漢學，張惠言之周易虞氏義，均以其書爲主要材料也。

由右所述，唐代經師之卓著者，不過此數人而已。

二十三、兩宋經學之三期概述

經學至兩宋時代，擺脫漢唐，獨標新義，是爲經學大革新時代。茲略分三期，述之如左：

a前期—漢唐注疏之尾聲　宋初沿唐遺制，科舉取士，仍宗五經正義，學者亦墨守注疏。眞宗景德二年，宰相王旦知貢舉，出「當仁不讓於師」題，有賈邊者取爾雅釋詁訓「師」爲「衆」，全文大意謂「當仁不讓於衆」，與注疏訓「師」爲「師傅」者相反，其文甚工，以違反注疏，遂落第。後朝中以賈文名籍甚，擬令與落第者一體覆試，且堅持不可，謂違反注疏，則心術不正，雖有文才，亦不足取。」由此可見當日人士墨守注疏之

一般矣。

b中期—疑經時代　經學自仁宗慶曆以後，風氣一變，疑經之士，如雲而起；溯其原因，則有二端：

1.源於孫復劉敞之著述　孫復（明復）講學太山，長於春秋，嘗謂春秋爲孔子尊王之書，有貶無褒，遂破棄古代一字褒貶之說，對於三傳，毫不信仰。所作春秋尊王發微一書，依經立義，自抒經論。同時有劉敞（原父）者，作七經小傳（七經卽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論語）亦多破棄注疏，自立新說，然以古駁古，尚無大謬，二子皆以經學家之態度而疑經者，遂開宋人疑經之始。

2.源於歐陽修之疑易詩周禮　歐公與孫復同時；孫以經學着，歐以文學稱。惟歐公以長於文章之故，其讀經也，善於體會文義，因而發見種種疑竇：如所作易童子問，則疑繫辭文言，語氣重複，非孔子作。又疑毛傳鄭箋不合詩之本義，因作詩本義以闢之：又疑周禮設官分職過繇，大小約五萬餘人，王畿千里，土田有限，此亘額之俸，從何取給。」云云，後人對此三經之異說，均公啓之也。

此外如司馬光李覯（太伯）之疑孟子；蘇東坡作書傳，疑胤征爲后羿專政時所作；蘇轍疑詩序爲東漢衞宏所作，俞廷椿作復古編，疑周禮冬官未嘗亡佚，因割五官之文以益之；其後吳棫進而疑梅氏古文尙書之僞；鄭樵辨毛傳鄭箋之妄；由是學子羣以反對注疏爲時髦焉—此種風氣，延及南宋而未歇也。

c後期—朱子集大成時代　疑經時代之學者，均鄙視注疏，故雖有發明，究多臆說。惟朱子頗尊重漢儒注疏，嘗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故其學雖主懷疑，而較他人爲謹慎；其於諸經，除書與春秋外，均有注解：茲分爲左列五項述之。

1.易　漢儒言易，自田何至施梁丘二家，均不主象數之學。自孟喜自稱得陰陽災變書於其師田王孫，始開焦京一派。孟氏主卦氣用事說，（其說謂以六十四卦支配三百六十日，每卦値六日七分，以風雨寒温爲候，惟震，離，坎，兌，四卦，則主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其說已佚。）鄭玄治費氏古文易，則主爻辰說，（其說謂以六爻與十二辰相配，故稱爻辰，其說久佚。）至三國時代，吳人虞翻治易，則主納甲說，（其說謂以十

千分納八卦：如乾納甲壬，坤納乙癸，二卦合爲木德水德；艮納丙，兌納丁，二卦合爲火德；坎納戊，離納己，二卦合爲土德；震納庚，巽納辛，二卦合爲金德；取甲字爲主，故曰納甲。）其他尚有「世應」「飛伏」等說，以不關重要，姑從略。

魏人王弼作易注一掃漢代各派象數之說，而以老莊之旨解釋易理，由是易經由象數之學，一變而爲道家之易；魏晉以後，玄學大盛，而易得與老莊同稱三玄不致廢棄者，弼之功也。自唐定五經正義易主王弼，於是王氏易遂爲後世所宗。宋程頤不滿於王氏以老莊之說言易也，乃作易傳以救正之，其書以儒家之義理，解釋易理，較王氏易注爲平正。乃自宋人陳摶倡河圖洛書之學，邵雍朱二子用以說易，於是新象數派（卽圖書派）代清言派（卽指王弼易注）而與，易遂再變而爲道士之易矣。

先是宋初陳摶得魏伯陽參同契之書，倡河洛象數之學，以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此派言易，有所謂「太一下行九宮」之說，朱子本之而作易本義，作先天卦位圖及伏羲文王等卦位次序等圖，（共九圖）位於易經之前，於是易學又加一層蒙障矣。其後元人陳應潤作爻變義蘊，卽反對此圖爲方士家邪說，清人黃宗羲作易學

象數論，其第宗炎作圖書辨惑，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篇，均反對甚烈，最後胡渭作易圖明辨而集其大成；於是易圖為偽之案始定。

巽四	離九	坤二
震三	中五	兌七
艮八	坎一	乾六

太一下行九宮之說，出於易緯乾鑿度：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行四卦，乃還息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也，故曰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下行九宮，先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而震宮，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而兌宮，而艮宮，而離宮，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返紫宮云云。

2. 書　朱子於尚書本反對偽古文二十五篇，又反對書序非孔子所作；後雖未作書傳，而其弟子蔡沈（九峯）秉其意旨作書經集傳，削去書序，即本朱說。惟仍為二十五篇作注，則抱存疑態度，說者謂偽古文大禹謨有「人心惟危」四句為十六字心傳，乃儒家道統所寄，故不敢斥為偽造。其實「人心惟危」二句，始見于荀子所引之道經，（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只「允執厥中」一句，尚見於論語耳。

3.詩　朱子作詩集傳集宋代疑詩者之大成，其詳可參觀前六藝概說。

4.禮　三禮之學，不受玄言影響，六朝及唐人治禮者多切實可取，唐初精三禮者推張士衡，賈公彥傳其學以疏三禮，可與鄭氏注媲美。宋代治禮者亦多切實；其在朱子之前，治禮著名者，有陳祥道之禮書百五十卷，條分縷晰，考訂極精。惟中間排擊鄭學，仍不脫宋人本色。又有李如圭者，與朱子同時，作儀禮集釋三十卷，釋宮一卷。其集釋一書，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旨，其釋宮則係討論宮室制度。兩書縣徵博引，多發賈公彥疏所未發，朱子當時曾與之校定禮書。又有衞湜作禮記集說百六十卷，所取前人之說凡百四十四家，最爲浩博，清代治禮學者多推重之；此皆朱子以前或同時禮學家之著述也。

朱子於三禮最精儀禮：彼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主張以禮記之冠義昏義射義等篇，附於儀禮各篇之後；(可參觀六藝概說儀禮節)其所作之儀禮經傳通解，卽本此旨而作也。惟朱子於此書僅成家鄉邦國王朝等禮凡三十餘卷；惟祭喪二禮未成，臨歿時，以屬黃榦，榦續成喪禮十四卷；其後楊復又續修祭禮十五卷；於是全書六十餘卷始告成。

朱子以儀禮文難讀，因瓶分節法讀之：如士冠禮第一節後題曰右筮日，第二節後題曰右戒賓；自是儀禮漸有眉目，不患其難讀矣。（韓文公苦儀禮難讀故云。）其後楊復續修祭禮，又將禮器繪之爲圖：清儒江永作儀禮釋例，又將各節提出綱領，作爲釋例，是亦讀儀禮之一法也。故讀儀禮者有分節．繪圖，釋例三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5. 春秋　宋代治春秋者，皆沿唐人啖趙一派，不信三傳，孫復已開其端，孫覺繼之於後；其間作春秋集解者，不下十餘家，（見課本）而以胡安國爲最著。安國爲伊川門人，其言春秋也，宗孟子之說，取公谷之例，本較諸家爲正；惟其書爲經筵進講性質，於「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等義，發揮盡致，大意暗示人主不可以兵權假手於人，本太祖懲艾黃袍之意，啓高宗寃殺岳飛之漸；祇以朱子未作春秋集傳，故胡傳得列學官，元明學者宗之，至清代而廢。

朱子於春秋頗持謹愼態度，嘗曰：「春秋義例，時得一二，然不敢自信於心」。故不作集傳。然嘗仿春秋義例以治通鑑；彼以資治通鑑昧於正統之義，因命其門人趙師淵作綱目五十九卷，其書法義例．均出自彼手，而史材則爲師淵所編；是朱子於春秋義例固

有心得也。

二十四、元明二代之經學大概

a 元代經學　元人以異族入主中國，滅金得竇默，滅宋得趙復，二人學宗程朱，於是南方理學大盛於北；然理學雖盛，而元人治經者，大都勦襲宋儒經說，無大發明，如劉瑾王柏之治詩，純宗朱子集傳；汪克寬之治春秋，悉本胡氏集傳，陳櫟之治尚書，專取蔡沈集註；董楷等之治易，悉主朱子易本義：陳澔禮記集說敷衍義理，尚不及衞湜之翔實：惟吳澄作尚書纂言，疑古文尚書之僞，較爲卓異：陳應潤作爻變義蘊，斥朱子易本義之圖爲方士邪說，實開清初二黃毛胡疑圖書之始，尤爲特識。

b 明代經學　明太祖既定天下，鑒於蔡沈書傳之多誤，因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等作書傳會纂駁正其說，其書博引羣籍，頗翔實精核，顧炎武嘗稱之。成祖時，命胡廣等撰五經大全（此外尚有性理大全，四書大全等。）百數十卷；胡等不學，純取元人書爲底本，照本謄入，其固陋膚淺，較元人尤甚。元人尚讀宋人說經之書，明人則不讀宋人書，而專讀元人書矣；漢唐注疏，更無知者。成祖意以此書頒行天下爲取士準則，明人之不學，實

此書爲之厲階。是以二百七十年間，士大夫羣騖於空疏之理學，埋頭於無用之八股；最後又醉心於性近禪宗之王學；不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甚且猖狂妄行，敗禮傷教；說者謂明之亡，不亡於滿洲流寇，而實亡於士大夫之空疏不學；非過言也。

二十五、清代經學分期概述

清代經學鼎盛，不但爲宋元明三代所不及，且其發明成績，較漢代而又過之，故清學實與漢學宋學有三分鼎足之勢，茲略分三期如左：

a 初期——一名啓蒙時期，或名破壞時期。此期爲明代王學之反動時代，其代表人物應推顧黃閻胡四人，其特點爲破壞王學，反對明人之空疏不學而力主切實讀書，以糾正明末學風之失；惟漢宋門戶尚未成立，是爲漢宋兼采時代。

b 中期——一名建設時期，亦可名爲清學鼎盛時期。此期之特點，在分清漢宋門戶，反宋明以宗漢唐，其方法重在考證，其代表人物應推吳派之惠氏及皖派之戴段二王，而後派尤爲重要。

c 末期——一名今文學勃興時期。此期之特點，在昌明西漢之今文學，與吳皖二派之古文

經學成對立之形勢，及清末，漸與西學合流，而有變爲新今文學及新考證學之趨勢，蓋已非西漢今文家之面目矣。代表此期之學者爲常州學派之莊存與等及最後之廖平康有爲等。

以上三期，卽清代經學之概況也。

二十六、清代經學得明人之啓示

明人不學，就其大概言之耳。然自七子倡文宗秦漢之說，頗有一二卓異學者適應此時代之需要，而治文字音韻之學。蓋以文章旣主秦漢，而秦漢之書，多古字古言，欲通其義，非由說文入手不可。當時有趙撝謙者，首著六書本義；趙宧光著六書長箋及說文長箋：此皆研究字形之學者。又有楊愼(升庵)作古音叢目，古音略例，古音餘，古音獵要等書；此數書者，實開清代音韻學之研究。其最能啓示清代之考證方法者，則推陳第(季立)之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考。陳氏研究毛詩古音，極反對宋人吳棫叶韻之說：其書列本證旁證二項；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引他書作證也；其法已開顧炎武音學五書之始。顧氏於詩本音一書，所用證據，均本陳氏方法推得。可知明人之治說文音韻

等學，實淸儒之先導也。

二十七、顧炎武確定淸學之研究方法

顧氏憤明代王學之流病，首倡「經學卽理學」之說以破壞之。生平勸人切實讀書，通經致用，以挽回當世頹壞之風氣。其讀書方法，重在參考博證，以打破宋明學者武斷之流弊，而開淸代樸實之學風。其方法歸納爲四：

a 歷史的眼光　炎武與人書云：「經學自有源流，自漢魏，而六朝，而唐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著述，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迹，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說古文者也。」此言治學須認淸時代，然後可得其眞相；卽所謂歷史的眼光是也。

b 工具的發明　工具以文字學爲主，而輔之以校勘學。炎武答李子德書云：「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其所云考文者卽校勘之學，知音爲音韵之學：此兩學爲治國學之鑰，而一切古學必要之工具也。

c 歸納的研究　凡比較同類之事，推求其共同之義，謂之歸納：如尙書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唐明皇改「頗」爲「陂」以與下文「義」字協韵：炎武謂其所改大誤，觀其答李

子德書云：「……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爲「頗」之未嘗誤也。如易鼎卦傳云：「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又禮記表記云：「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當讀爲「我」明矣。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比較易禮諸書，而推得「義」之當讀爲「我」，以證明皇改「頗」爲「陂」之誤；蓋明皇只知今音，以爲「義」當與「陂」爲韵，而不知古韵之「義」與「頗」爲同韵也。凡由此種種證据，推得其結果者，謂之歸納法。

d證据的重要　明人陳第作毛詩古音考，刱本證旁證之法，炎武用之，推闡尤密。其所作唐韵正，於「服」字舉證一百六十二條，求得一「服古音逼」之原則，自是治經者，均以立證爲主，孤證則缺疑，有反證則棄之，皖派戴震等尤能善用此法，故其學較吳派尤精。

凡此四者，皆清代學者治經之方法，然皆顧氏啓之也。

二十八、清初之兩大懷疑學者

清初顧黃閻黃四人均以懷疑立證著名。其敢爲大胆之懷疑，空諸依傍，自立新說者，當推毛奇齡姚際恆二人。

毛奇齡，字大可，浙江蕭山人也。生平長於文學，駢文詩賦，均其所長，亦喜治經學，專與宋儒反對，尤力詆朱子。少時負性任氣，善與人辨駁，致爲怨家所告，因亡命爲僧。後其友施閏章(愚山)官吉安，延之主講白鷺洲書院，自是漸爲公卿所知。後舉博學鴻辭，授翰林檢討，與顧閻胡等爲友，學日進，而負才逞辨愈甚：言尚書則詆閻若璩，言古音則詆顧炎武，喜用主觀見解，尤喜揑造僞證以誣前人。全祖望作毛西河別傳，歷舉其僞造典故，信口妄說，承襲謬誤諸點，因作毛氏糾謬十卷以駁正之。然其著述宏富，不下數十種，見收於四庫者至四十種；雖詆之者多，要不失爲清學之急先鋒也。學者稱爲西河先生。

姚際恆，字立方，休寧人，生平閉戶著書，不問世事，惟與顧閻毛等爲友。其學以辨僞爲最著。所著以古今僞書考爲最有名。其書分經史子三部：於經則疑易繫辭，古文尚書，周禮，儀禮，孝經，等爲後人僞造，子部僞書尤多。其立說雖多因襲前人，然亦頗有心得；雖不無乖謬之處，然清人讀書，首知辨僞，實得力於此。近人顧實作重考古今僞書考多所糾正，又著諸經通論頗多新見解，其書已佚。惟近來北京大學出版部覓得其

詩經通論曾發刊之。其學雖不及顧閻胡等之博，才雖不及毛西河之大，然不失爲一懷疑學者也。

浙東史學派始於南宋，歷元明而衰，至清初復起，其特點在以性命之學通之於史；自薛季宣以下，均以治史著名，清初黃宗羲即復興此派之主要人物也。

二十九、浙東史學派之著名學者

黃宗羲，本受學於劉宗周。宗周爲王學健者，然於其流弊，多所匡正。宗羲承其學風，以修德愼獨之說，扶正王學之弊，注重躬行實踐，教人切實讀書，宗旨與顧炎武相近；常訓學者以通經治史爲主，常曰：「學者以通經爲貴，然通經而不治史，則流爲迂拘，無補實用。」早年有志恢復，後以事敗，始閉戶著書，與其弟宗炎宗會以學問道德相切劘，時稱浙東三黃。門弟最多，傳其經學者，則有萬斯大；傳其史學者，則爲萬斯同。

斯大，字充宗，受學於宗羲，傳其三禮之學，常曰：「治經必先通諸經，然後可以通一經；不先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證經，亦無由知傳注之失。」其說頗能了

解諸經之性質及其相互關係；其主張打破注疏，尤與吳派之迷信注疏者相反；惜其早逝，學未大成，否則亦有力之學者也。

斯同，字季野，充宗之弟也。少賦史學天才，家有明代歷朝實錄，季野酷好之，後學於宗義之門，傳其史學。當清初開明史館時，總裁徐元文欲聘宗義，宗義謝之，乃荐季野，季野亦不願受清職，只許以布衣資格館於元文之家，凡館中史官所修稿件，悉送季野校改，季野取其明史稿及明實錄爲之校正。時梨洲（卽宗義）與史館往復討論宋史立道學傳之非，季野亦不主修道學傳，故明史只立儒林傳而不立道學傳者，二人之力也。當時學者延季野主講京師，聽者悅服。時有鄭山公者，贊之曰：「天生季野爲有明一代正史而生也。」萬氏以後，此派以全祖望爲著。

祖望，字謝山，寧波人，早年受知於臨川李紱，（穆堂）紱見其文，嘆曰：「深甯（王伯厚）東發（黃震）以後一人也。」及入詞館，手抄永樂大典，大典之爲清代學者所注意，自徐乾學及謝山始。後辭官歸浙，主講各書院，以貧病終。生平服膺黃梨洲之學，對於梨洲編而未成之宋元學案爲之悉心鈎稽，續成全書百卷，爲我國學術史上之巨着，又精校水經

注，前後校至七次，爲精善之本。其人性情澹泊，於明末諸儒，服膺甚至，其鮚埼亭集所作顧黃萬諸先生墓表及誌銘，往往以簡潔之文字，表章其人格學問，隱然有民族思想；清末革命家受其暗示，注意於民族文學，且傳布其作品，蓋亦清廷最盛時代一有心民族革命之文史家學也。

三十、吳派之優劣二點

康乾時代，清代經學，要分吳皖兩派。吳派先盛，皖派繼起，言經學者，無不左吳而右皖，然吳派亦自有其特殊之點焉。

吳派始自元和三惠（周惕，士奇，棟）尤以惠棟（定宇）爲著，棟承其祖父之學，專治漢學，尤長於易。所著周易述九經古義等書，均以表章漢學爲主，自是學者始認清漢宋之界，不似初期學者之不分漢宋矣，今分述其優劣二點如左：

a 優點

1. 分清門戶　惠氏教人讀經，專求漢儒傳注，宋人書可置勿論。又謂學者讀書，宜規其遠者大者，所謂遠者大者，即漢學也。其所著九經古義，周易述易漢學等，純以漢儒

學說爲主，絕不采宋人之說，可以知其態度矣。

2.首倡輯佚之學　惠氏之學，注重博考旁搜，因欲滿足其漢學之欲望，故提倡輯佚之學。凡古代類書有涉及漢儒之說者，雖零章碎義，彼必摘錄，儲爲著述材料。其所著易漢學九經古義等書，多屬輯佚性質。其弟子余蕭客本一清貧學者，受惠之指示，館於蘇州藏書家朱文游之家，遍覽其藏書，因作古經解鉤沈，凡漢儒已佚之說，釐然復見。顧廣圻（千里，爲清代輯佚大家。）錢大昕（辛楣）等，俱從事於此。

凡此二者，東吳學派之功也。

b劣點

1.不分家法　漢學本有今古二派，卽在兩派中各家自有其學說，惠氏只知漢學有家法，而其著作絕不分出各派之說法，如易漢學采集鄭玄荀爽虞翻孟喜等說，統名之曰漢學，不分別各派家法之所自出，以致混淆不清，故識者譏之，其後張惠言（皋文）作周易虞氏義，頗能捄正其失。

2.不問是非　梁任公謂吳派之學，可以八字括之，即「必古皆眞，凡漢皆好」，是也。王引之謂「惠定宇先生識不高，心不細，只要其學出於漢人，即不問是非，不辨眞僞而深信之。」故其於易也，既排斥宋人圖書之學，復迷信漢人卦氣爻辰之說，且又喜引讖緯之學：如惠氏之明堂大道錄喜引緯書以言明堂，王鳴盛之引緯書以發明鄭學：此其流弊也。

以上所述，皆吳派之劣點也。

三十一、吳派之幾個治史著名的學者

吳派以治經之法移而治史者，首推王鳴盛。鳴盛，字鳳喈，號西莊，嘉定人也。少時雖曾問學於惠棟，然非其嫡派。其所作尚書後案，以鄭學爲主，頗近惠氏學風。其最有價值者，則在以惠氏治經之法治史也。王氏謂治經固在博考求實，治史亦然，所不同者，治經者不敢以經駁經，治史者則可以史駁史；不但近代之史可以博證糾誤，即史遷班固等之有誤者，亦可据證以駁正之。所作十七史商榷百卷，不但校正史文，即於歷代典章制度，亦必詳悉考訂，原委分明，絕不雜以主觀論調，此誠善用吳派方法，另有貢獻

也。其妹夫錢大昕所作廿二史考異百卷，亦本其旨，考訂詳校，尤爲精密。又有陽湖趙翼（甌北）翼作廿二史劄記，除考訂諸史源流外，尤詳於歷代政治學藝風俗等項，眉目井然不紊，近代治文化史者，如柳翼謀繆鳳林等之著作，均取其書爲底本；此亦東吳學派之旁流也。

三十二、皖派有宋學采色尤長於禮

皖派之學，導源江永、（愼修）永博通音韵文字，律算，三禮，等學。其音韵文字方面，則著有古韻標準四聲切韵表，精審過於顧炎武之音學五書；其律算方面，則著有推步法解律呂新論等書，秦蕙田採之入五禮通考；其最著者，則爲禮學，所著儀禮釋例釋宮及周禮疑義舉要等書，實開戴震淩廷堪等禮學著述之先聲。江氏尤服膺朱子，以朱子所輯近思錄一書，爲明人周公恕所錯亂，乃爲之參考程朱遺書，詳爲注釋，可見此派實紹朱子治學之精神態度而有發明也。其後戴東原作孟子字義疏證雖力詆宋儒心性之學，然實爲救正宋學而設，乃諍宋，非反宋也，當時惟章學誠頗能見及，餘均不知也。

三十三、皖派戴學之面面觀

皖派之學，至戴震而始大，亦至戴震而始精。茲分左列諸點而略述其要如後。

A戴學之目的　戴氏之學，以考證爲手段，以義理爲目的。故曰：「義理者考据詞章之源也。」彼以義理爲考据詞章之所自出，故其生平著作，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即此旨也。

B戴學之方法　戴氏之治學方法，以文字音韻之學爲門徑：彼謂治學宜由聲音通訓詁，由訓詁通義理：常曰：

經之所明者，道也；所以傳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學者宜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

由此可知戴氏治學，以聲音訓詁爲門徑，而以發明義理爲指歸也。

C戴學之範圍　戴氏之學，極爲淵博，幾於無所不學，無所不精。淩廷堪戴東原事略曰：「先生之學，以至道爲主，而所以至道者有三：一曰小學；二曰律算；三曰典章制度；而其晚年最精者，則爲義理。傳其小學者，則爲段玉裁王念孫；傳其律算者，則爲孔廣森；傳其典章制度者，則爲任大椿：」其義理之學則無傳人，惟其弟子洪榜頗能了解其

旨，惜其早逝，故其學未昌。

D戴學之功力　戴氏自述其治學之功力，常曰：「爲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此三難者，皆戴氏攻苦有得之言也。其學雖以博爲先，而實以精爲主，常云：「學者貴精而不貴博；譬如知道十件事，而都不到地，不如知道一件事而到地也。」其與姚鼐書云：

……凡僕所以尋求夫遺經者，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者，必準諸古而靡不條貫；酌諸理而無不合也。其未至十分之見者，則不敢自信以爲是也。

……

由此可知其功力在求精而已，求博，乃其手段也。

E戴學之著述　戴氏著述，不下五十餘種，雖多未成之稿，而已成者均極精核。其音韵文字之書最精者，爲聲類表，聲韵考，方言疏證等；其律算之書，則推策算，勾股割圜等書；其禮學，則推考工記圖等；其校勘最著者爲水經注；其義理之書最著者，爲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二書；而要以末二種爲其生平得意之作，戴學之有價値者，亦惟此二種而

已。

F戴學之傳授　戴氏門徒以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任大椿等爲最著。段氏著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韵表，即傳其小學者也；王念孫作廣雅疏證讀書雜志，即傳其小學與校勘學者也。孔廣森作詩聲類，傳其音韵學；任大椿作弁服釋例，傳其典章制度學：又其次也。惟段與王念孫引之父子與戴氏齊名；世稱爲戴段二王焉。

由上所述，可以見戴學之大概矣。

三十四、戴學之反對派——章學誠與崔述

當戴學風行之世，人人均以考證相尚，以博雅相高；惟浙東史學派之章學誠及北方大名之崔述(東壁)獨不喜考据，專以史學見稱。崔氏治史尤不信漢儒之說；亦可謂矯然不羣之學者也。茲略述二人事實，主張，及其著述如後：

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也。自其少壯時即以史學見稱，中年得朱筠畢沅之知，朱多藏書，門下又多名士，章遍覽其藏書，而盡交其門下士，故所學益進。

時戴震名籍甚，章亦與之爲友，惟戴氏不滿於其史學見解，章亦不滿于戴之經學見解

，故兩人之學終不合，章詆當代考證學者爲「竅積細微」，有功力而無學問，且謂戴氏之學，源於朱子，而不應詆毀朱子；其言均有見解。

章氏長於史學，常有改撰宋史之志而未成，僅以其史學心得，作爲方志，所作有和州，永清，亳州，荊州，常德，等府縣志。後湖廣總督畢沅聘主修湖北通志，垂成而畢他調，繼任惠齡信陳曜之譖，推翻章氏原稿而重修之；故章之原稿，多散佚不傳。晚年家居，作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史籍考等書，惟史籍考不傳，近人有彙其著作爲章氏遺書者，胡適著之章實齋年譜，頗詳贍可觀。

章氏對於史學見解，有二大原則，玆述之如左：

a 六經皆史　六經皆史之說，本發之於王陽明，惟章氏言之特詳。其說謂「六經皆史也；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又曰：「六經之義，取乎經綸，」六經既非尊稱，則六經實爲古代史料，以經爲史，實已打破當日學者尊經之見解，其與戴震等之不合，亦在於此。

b 一切著作皆史　章氏與孫淵如書曰：「盈天地間一切著作之林，皆史也。」此說不但視

文爲史，即凡文字之著於竹帛者，皆有史之價值也。近人梁任公丁文江等，亦贊成此說：彼輩謂大之如文書簿記，小之如私人帳簿譜牒，皆可視爲史料，以歷史統計學之眼光視之，則凡物價之漲縮職業之變遷，人口之多寡等，非藉此等簿牒不爲功。是章氏此說較前說爲尤勝也。

崔述與章氏同時，亦淸代最有特識之史學家也，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人。曾官福建羅源上杭等縣令，居官廉潔，不治生產，故一生景況，頗爲蕭條；然其好治史學之精神，不因之稍沮。彼生當漢學隆盛之世，而謂「秦漢之書，多難徵信」，因本司馬遷「考信六藝」之旨，作古史考信錄三十二卷，內分上古，唐，虞，夏，商，豐鎬，洙泗等卷，又著尙書辨僞，讀風偶識等書。彼之史學主張以「徵實」二字爲主，以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故其書於出自戰國以後之說，必詳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書者，遂貿然信爲三代之事，蓋其治史態度極爲謹愼，有如此者。而其不爲當日漢學風氣所轉移，尤難能而可貴也。

三十五、乾隆時代編纂四庫全書之略史

吾國歷代帝王以政治之力，命臣下編纂類書者，實始自魏文帝命王象劉劭等之編皇覽，繼則有梁武帝命何思澄等編纂華林徧略，二書均搜羅經史百家，分門別類，備帝王閱覽之用，卷帙自數百卷以至千餘卷，今雖散佚不傳，猶可想見其盛況也。

唐太宗酷好文藝，嘗命文臣許敬宗虞世南等編纂各項類書，今雖多散佚，然其存者，尚有虞世南之北堂書抄，歐陽詢之藝文類聚，魏徵之羣書治要，卷帙多在百卷以上，其沾漑後人者至不少也。

宋太宗好讀書，嘗命儒臣李昉宋白扈蒙等編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大類書，各逾千卷，其後眞宗又命王欽若等編纂册府元龜，連前三者，共稱爲宋代四大類書。

集類書之大成者，當推明成祖時之永樂大典，時帝命儒臣胡廣解縉姚廣孝等依韻字類聚經史子集及百家之言，纂此大類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共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册，庋藏於北京翰林苑皇史宬中，是爲歷代類書之巨製，清代康熙時所編之古今圖書集成，僅及萬卷，尚不及其半也。

然上述諸類書，僅可備查考，不能供研究之用；至清代漢學鼎盛，則此項類書實不足

適應學者之需要，而大叢書之要求，遂應時而產生矣。蓋當乾隆時代，經學之盛，爲亘古所未有：其時窮鄉學子，家讀許鄭之書；通都大儒，人競博雅之譽；影響所及，雖帝王貴族，亦爲之欣動：于是適應漢學需要之偉大叢書——四庫全書，遂應運而出。

先是康熙年間大學士徐乾學始認永樂大典有整理之必要，其後全祖望與李紱曾手抄大典中名著，自是其書遂爲學者所注意。乾隆三十八年安徽學政朱筠(竹君)，首請開館整理大典，編纂叢書，高宗因交廷議，時大學士于敏中等以提倡漢學自命，力贊成之；惟大學士劉統勳，宋學家也，以爲非當務之急，力持反對；然贊成者多，遂定開館編纂四庫全書之議。結果以于敏中等爲總裁，延攬知名學者紀昀陸錫熊等及在野學者戴震等編纂事，館中不下三百餘人，其書材料取給於勅撰本，內府本，通行本，各省進呈本，私人進呈本，及大典本六項；其中只由大典中輯出數百種，其未輯出者甚多。而清廷藉此機會，將各省進呈書之關於民族思想者焚毀之，不下一萬數千部：(時江西巡撫海成進書八千卷多付焚毀)此則借整理文籍之名，而行摧殘文化之實也。

四庫全書之編纂，前後十年，至乾隆四十七年，始告成一部；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

部，共七萬九千零七十卷；又存目(專存其名不存其書曰存目)者六千七百六十六部，共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兩共一萬零三百二十三部，總共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六卷；亦空前未有之大叢書也。

時清廷以此書寫成之第一部貯於文淵閣，繼又照抄六部，除文淵閣外，又貯一部於圓明園之文源閣；一部於熱河行宮之文津閣；一部於盛京(卽瀋陽)之文溯閣：是爲內廷四閣。高宗又以江浙爲人文淵藪，乃以一部貯於鎭江金山寺之文宗閣；一部貯於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一部貯於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是爲江浙三閣。今則圓明園一部，久已燬於英法聯軍；文匯文宗二閣，已燬於洪楊之亂，惟盛京，熱河，北京，杭州，四部尙存。然瀋熱二部，現已爲日人所有，僅存者惟北京及杭州而已。然二部均有殘缺，惟數年前杭州一部，已收歸浙江圖書館，其殘缺者已完全補抄無缺，北京一部，前曾由商務書館與淸宮接洽縮印，後以估計全國紙張不敷印成三部之需，是以作罷；然現在該館又進行縮印該書事務，發行預約劵矣。

是時執事館中者不下數百人，要以總纂官紀昀始終其事，前後二十餘年爲最久。彼作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及簡明目錄二十卷，使後人由目錄以溯提要，由提要以窺全書；其津逮後學之功，不亞於向歆父子也。

三十六、清代今文學之初期

常州學派，以提倡今文學爲主，始自莊存與之作春秋正辭。然西漢今文十四博士之學久已佚亡，惟東漢何休之公羊解詁巋然獨存，故治今文者均由公羊春秋着手，謂之公羊學，除莊氏叔姪及劉逢祿宋鳳翔外，要推魏源(默深)龔自珍(定盦)二人。魏作董子春秋發微，以昌明董仲舒之春秋學；又作詩古微書古微二書，別寂新義，雜引今文家言，以釋羣經，自是今文學家不僅以治公羊爲主而兼及各經矣。且以今文家學說多佚，於是輯今文佚說之風大盛；如陳喬樅父子之輯今文尙書三家遺說，今文三家詩遺說，迮鶴壽之輯齊詩翼氏學等，皆是也。龔自珍亦從劉逢祿受公羊學，其文瑰瑋俶詭，時假公羊說以諷刺時事　遂開後此廖平康有爲一派；然彼爲段玉裁外孫，言論中時雜古文家說，尙非純粹今文家也。

三十七、清代今文學之後期

洪楊之亂，先後凡三十年，其時今古二學均不振，及光緒初元，翁同龢潘祖蔭當國，大倡公羊學，由是今文學復盛。其在野學者，尤推湘潭王闓運；（字壬秋，著述甚富，有湘綺樓全集，）王氏長於文學，尤深於經術，酷好今文家言，遍注諸經，兼取訓詁義例。早年主講四川尊經書院，得弟子廖平（字季平井研人）劉之雄吳之英等，尤以廖爲最著。廖著今古學考，明於今古源流，後爲張之洞（古文經學家也）所籠絡，於是漸改前說：初謂今文孔之眞，古文劉之僞；次謂今文孔子所傳，古文周公所述；後謂今文古文皆孔子書，而有微言大義之分，壯年晚年之別；最後謂今文爲小說，古文爲正經：其立說無定如此。受其影響最大者則推康有爲。康氏早年從朱次琦（九江）治古文經，曾作政學通議；後得廖平之書，遂盡棄其學，而一變爲今文家：所著以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爲最有名；然喜武斷，其弟子梁啓超頗反對之。然自新學盛行，而今文家與之合流，已失其本來面目矣。

此期中有皮錫瑞者，湖南善化人也。治今文學甚精，著述宏富，所著諸經通論及經學歷史持論頗平正，對於古文家及宋儒亦頗尊重之；蓋一和平中正之今文學家也。

三十八、古文經學家之殿軍學者

乾隆後期有阮元者，官至浙江江西等省巡撫及兩廣總督，到處提倡古文經學，其在浙江時，立詁經精舍，編經籍纂詁，由是浙東學風一變，舍史學而專治經學。其在江西時，首刊十三經注疏及校勘記；在兩廣時，立學海堂，編纂皇清經解，由是粵東人才蠭出，光緒中，南皮張之洞崇信古學，早年視學川粵，到處提倡經術，所作勸學篇輶軒語書目答問頗能指示人以讀古書之門徑。其在野學者，則以浙東爲最盛，時則有俞樾(曲園)博通羣經諸子，治學宗高郵二王，(念孫引之)所著有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書，尤以舉例最爲精核，近人治國學者宗之。其門人最著者，推孫詒讓，(仲容)所著周禮正義，精核過於賈公彥疏；其周禮政要則根據新政，發明舊制；又著墨子閒詁，集各家校勘之大成，尤精審。晚年喜治甲骨文，著有名原扎迻等書；今則此派惟章太炎碩果僅存耳。太炎原名炳麟，曾師俞氏，治聲音文字之學，後游歷日本，提倡革命甚力，以蘇報案入獄數年，出獄後，奔走海外，故其學以牽於政治運動，不能專精。其所長者惟音訓學；又喜治佛教法相宗之學，所著書甚多，尤以國故論衡檢論等書爲最著云。

儀徵劉師培承其祖文淇父壽曾之學，專精左氏周官，著有左傳例略周官古注疏證等書，頗能訂補孫詒諸家缺點，其文章尤工雅絕倫，早年游歷日本，鼓吹革命，改名光漢，歸國後，改節事端方，士論少之。後袁氏運動稱帝時，奔走勸進，爲籌安會六君子之一，事敗，爲國人訾毀，至以劉歆擬之。後充北京大學教授，卒憔悴以死，年纔三十餘耳。由上所述，可知今文盛行之世，古文經術仍可與之對抗者，賴有此數子而已。

三十九、清代漢宋兩派經學書之大結聚

漢宋兩派之經學，各有其特點。至清代而漢學之今古兩派經學，先後稱盛，著作如林，後人感於研究之不易，於是有兩派經學著作之大結集。

a屬於漢學之古文經學者　則有阮元之皇清經解，包括清代初期及中期之著名作者之書，約百八十八種。首刊於廣東之學海堂，約一千四百餘卷。

b屬於漢學之今文經學者　則有王先謙(益吾)之皇清續經解，包括請代中期今文學家之著述約二百零九種，其在阮氏未選者，亦擇尤錄入焉。其書首刊於江蘇之南菁書院。

c屬於宋學者　則有清初徐乾學所編之通志堂經解，其後納蘭成德刊行之。其書於宋元明

學者說經之書，搜羅頗備，不下一百三十八種。其後張金吾復編詒經堂經解，顧湘又編藝海樓經解，二書皆續徐本，專搜清代宋學家說經之書，惟二書並未刊行，不知其內容究爲若干種耳。

以上三項經解，皆研究漢宋兩派經學之大叢書也。

四十、清末考古新材料之三大發見

清儒從事考證，故注意金石文字，因之古代鼎彝牌版等，時有發見，遂爲學者所注意，其最偉大而最有價值者，則爲清末之三大發見，茲依其發見之次序，述之如左。

(a)殷墟甲骨文之發見　清光緒二十五年河南彰德安陽縣之西北小屯地方，土人耕地，忽得多數龜殼及牛骨，其上鐫有古字，異之，後爲西教士及估客所聞，因廉價購之，入京，售與福山王懿榮。王氏認其物有考古價值，因考之古書，知其地在洹水以南，爲殷代盤庚故都所在之地，即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墟上，」是也。此風一傳，遂激起學者之注意，未幾，王氏死於庚子之亂，其所藏甲骨千餘片，悉爲劉鶚所得，（鶚字鐵雲，即著老殘遊記者）鶚復親至其地，又得數千片，因著鐵雲藏龜，又上海猶太商人哈

同，亦購去不少。其最有功於此學者，則爲上虞羅振玉（字叔言，其人尚存，爲清季遺老，現寓日本）及王國維，（字靜安，海甯人，）羅氏所藏，不下數萬片，著有殷墟貞卜文字及殷墟書契待問編等書。羅氏謂此等甲骨，多爲殷代帝王卜獵卜祭卜漁等文字；所謂貞卜者，問卜也；契文者，刻文也。由其卜辭之內容，可證殷朝尚爲遊牧時代，其直接有功於史料者，則發見成湯以上有王亥王恆等六世，可以補史記殷本紀之缺。又證明成湯既歿，嗣位者爲卜丙（卽外丙）中壬，（仲壬）至四世始爲太甲，可以證孟子所言之不誣；千年疑團，悉爲冰釋，此外有功於文字學者尤多，由此中可證明許氏說文之誤者，不一而足。惟此學尚在研究中，將來影響於古史，必有一番大革新也。

2. 流沙墜簡之發見　清光緒二十七八年間，英國印度政府顧問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遊歷我國甘肅新疆二省。斯氏至和闐，於廢寺址掘得魏晉時木簡數十塊，次於尼雅河又得木簡若干；最後於嘉峪關外古長城附近，得漢代木簡約千塊，計此三次發見，不下千餘塊。其中所載，多爲漢代設戍及與西域往來公文冊籍，且發見漢代交通西域分南北二路之行程，可以補漢書之未備。研究此學者，亦以羅王二氏爲著，王氏作流沙墜簡一書，多所

考證，惟原簡多爲外人取去，卽考證所得者，亦得之於外人也。

3. 燉煌石室藏書之發現　甘肅燉煌縣附近有古寺觀，(道士所居)觀後石壁有洞穴，中藏唐末五代之古書抄本及佛經俗文變文抄本不下數萬卷，向無人注意，英國印度政府顧問斯坦因偶經其地，見土人以古書頁灸之治病，異之，詢之，則得之某石室也。斯氏蹤迹其地，商於寺觀住持，以廉價購千餘卷而去。事爲法人伯希和所聞，伯氏復購十大車而去，後北京學部聞之，乃將石室所殘萬餘卷，取之歸，中途復被權貴截留隱匿者，不下數千卷；今殘存者，只數千卷而已。其佳者多爲英法二國圖書館所得，吾國學者注意及此者，亦推羅王二人。羅氏著燉煌石室遺書，將已存者加以整理，由其中發見已佚籍文。惟石室所藏以抄本佛經爲多，此外則多通俗文之抄本

其關於經史子正書者，則有唐代未改字之古文尙書釋文及孔衍之春秋後語，陸法言之切韻等，然皆存英法圖書館中，近人有設法影印其書回國者，其關於通俗文學材料尤居多數也。

以上三者，爲清末有名之古書三大發見，此外各地之零碎發見有考古價値者，不一

而足；其有裨於後此經學之研究者，當不少也。

四十一、淸學之成績及其影響

淸代學者自顧炎武以下，治經之風大盛，各以所長專精一經，此雖近於故紙生涯，銷磨歲月；然以畢生探討之勤，使後學得益匪尠。且彼輩不僅以研究所得留予後人，又能指示後人以治學之途徑；今舉其著稱者如左：

a. **通小學**　淸儒治經，多由小學（卽文字學）入手；其徑實開於顧炎武。顧氏長於小學，而尤精音韻；所著音學五書，於古今音韻之別，反切之理，以及「長言」「短言」「讀者」之故，研究極精；其結果使淸代中期考證學者，均認治經以通古音爲必要；戴東原尤主張以聲音通訓詁，由訓詁通義理；于是段玉裁因之作說文解字注，王念孫作廣雅疏證，王引之作經傳釋辭；皆研究文字訓詁之書也。他如王筠之著說文釋例，朱駿聲之著說文通訓定聲，……皆其繼起之卓著者：迄乎淸季，以受歐西文字之影響，而此學爲之一變；開其先者，則爲馬建忠採高郵二王之說，仿歐西文法之義例，而作文通一書；自是吾國始有文典，最近則有章太炎作小學問答，融會新舊，頗多創見；遂開我國新小學之研究

；自有此學，足使從前支離破碎之小學，成爲完整精密之科學；此則淸儒究心小學之功也。

b.精校勘　校勘之學，始自向歆父子，（即西漢劉向劉歆）其後言之者絕少；惟唐人顏師古之匡謬正俗尙有斯意。蓋古書以展轉抄刻，誤脫殊多；遺誤後學，實非淺鮮；淸儒對於古書，首辨板本，板本訛誤，必須設法覓善本相互對校，以求其是。如阮元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校正各本誤字，有裨經學實大。此外諸子之書，多經淸儒校正，其已校正者，類皆可讀；王念孫之讀書雜志，尤精於此道。孫詒讓謂「校書之法，多以精刊古本爲根據，無精刊本者，則參之以類書，或求之於本書，或索之於他本，或取之於石刻。法極精密。」迄今經子二部之可讀者，皆淸儒校勘之功也。

c.輯佚書　古籍佚亡，曷可勝計；其單辭片義，散見各書者，裒聚亦非易事。惟淸儒頗注意於此；如吳派惠棟教弟子親授體例，以輯佚書；其所著之易漢學九經古義等書，均多由輯佚而得；其弟子余蕭客所著之古經解鉤沈，則純爲輯佚之作也。自乾隆時，從永樂大典中採輯數百種是爲大規模輯佚之始。嗣後輯佚之學大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

魏晉六朝逸文，無不搜羅。自今文學興，以舊注全亡，一般學者，尤注重輯佚工作，由是西漢今文經師遺說，遂大明於世；如三家詩易，已見於十三經注疏者不錄。其最著者；如任大椿之小學鉤沈，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文，張澍之二酉堂叢書，王謨之漢魏遺書鈔，茆泮林十種古佚書，黃奭漢學堂叢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袁鈞鄭氏佚書等是；而嚴馬二家，彙采四部，搜羅宏富，考證精博，雖斷簡殘篇，一經搜輯，遂成鉅製；其嘉惠後學之功大矣。

此外因校勘而使數千年久成絕學之子書，得成專門之學，影響近代學術思想之發展者尤大：舉其著者，如顧廣圻(千里)之校晏子韓非子楊子法言等書；嚴可均之校愼子商君書等審；汪中畢沅孫詒讓等之校墨子；謝鏞郝懿行王先謙等之校荀子等是也。晚近校注子書者尤多，而尤以研究墨子爲一時風尚，最著者爲孫詒讓之墨子間詁。先是墨子書殘缺訛脫，舊無注者；自畢沅汪中校注後，學者始能通其大略，然誤漏猶多；王念孫俞樾繼有訂補，孫氏彙采衆說，加以心得，成間詁一書；自謂一生精力所注，洵不誣也。近人梁任公胡適等尤側重研究墨子經上下四篇，由其中發見墨者之科學思想不少。此則因

校勘而有諸子學，因諸子學之發達，而啓中西學術思想接近融會之機，誠非清儒從事校刊者意料所及也。

不甯惟是，因校勘而旁及金石文字，遂有金石學之發達，引起清末古物之三大發見，（見前）而開近代新考證學之途徑；尤非當日諸大師意料所及。間嘗考金石學之緣起，實始於顧炎武之金石文字記，黃宗羲之金石要例；其後顯達學者，無不酷視斯學，如阮元之積古齋鐘鼎款識，吳榮光之筠清館金石文字，潘祖蔭之攀古樓彝器款識，吳大澂之愙齋集古錄，端方之匋齋吉金錄，皆其最着者。今則由有文字之金石，進而搜集無文字之金石，以推求有史以前之民族生活；則尤與歐美考古學相接近；而考證之材料範圍益擴大矣。至於大規模古物之發見，自清季殷墟燉煌而外，則因西方考古學者來華之探掘，及國人治斯學者之努力，各地發見古物，時有所聞；如河北易縣之發見燕國古城，河南新鄭縣之發見鄭國古物，以及山東歷城縣之發見譚國陶器；指不勝屈。將來斯學發達，則清代之考證學勢必一變；而新考證學之有裨於經學研究，可斷言也。

由上所述，清儒造端於前，近人繼起於後，從此日進無疆，經學之面目，勢必爲之

一新；經學之內容，由此而日有精采；可以預卜。然「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清儒篳路藍縷之功；固不可忘；而吾人宜如何自勉以發揚吾國固有文化耶？

四十二、結論

吾國經學爲各種學術之總匯，自諸子之學起於晚周；文史之學分於前漢；而經學遂專以經傳爲研究之範圍；而治學之途以隘。迄乎兩漢，治經者復有今古之分，魏晉以後，言古學者，又有鄭王之別；南北朝時，學分南北，至唐而一；兩宋以後，學歧漢宋，至清而閧；紛紜離合，學者迷惑；此其因時而嬗變者也。以言思想，則兩漢披於故訓，魏晉溺乎玄言；唐人附漢，疏說繁碎；宋學異漢，義理空疏；元明二代，仰宋鼻息，更無發明；有清學者，懲宋明之虛玄，慕漢魏之篤實；取徑小學，從事博證；考據不厭其詳，立說必求其實；且又旁搜博采，探幽索微，方法精於漢唐，發明過於兩宋；中葉以後，今代古興，思想尤爲卓絕；西學東漸，眼界尤爲一新；前此視經學爲古董，目經生爲腐儒者，今則後生小子，欲滿足其國學常識之慾望，亦不得不於經學今古漢宋之分，

三禮三傳之名，加之意矣。此亦國學銷沈時期中之良好現象也。

前人言歷代經學變遷趨勢，而能以簡括字面，揭其流弊者，當推清人紀昀之四庫提要經部總敘。其略曰：

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義，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陸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皆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原注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派旁分，攀援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原註如論語集註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缺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詩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原註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空談臆斷，考證

於漢儒之說，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其論[illegible]經學，亦[illegible]降[illegible]宋[illegible]而[illegible]王[illegible]不及嘉道以後今文之學，茲[illegible]曰：「嘉道以降，今文學興；祖述西京，上苴東漢；西學繼起，新舊合流；採摭西歐，附會東魯；流宕忘返，未知所届；及其弊也蕩。」吾人由此可以推測今後經學變遷之趨勢矣。

第三編　漢學與宋學

一、漢學之起原及其演變

自秦政焚書，經籍道喪，漢初承秦之敝，只注意於整飭政治，于文化事業，絕未計及至惠帝始除挾書之禁，文帝始開獻書之路，武帝始置寫書之官，于是經籍漸出，文化始彬彬然矣。茲再分述其略如次：

a今文學之起原　開漢學之篳路藍縷者，今文家也。先是秦代焚書令下，一般老師宿儒及秦故博士之高尚不仕者，相率藏其書於屋壁中，以待世平始出其籍；至陳涉起兵，孔

甲攜其書及孔氏祭器投之，涉任爲博士，與涉俱敗死；又有陸賈叔孫通張蒼等相與出其所學以佐漢業；此猶就其出仕者言之也。其以諸生或博士資格教授民間者，於濟南則有伏勝，（一作伏生）始出其所藏之尙書二十八篇，教授於齊魯間；文帝遣掌故鼂錯向之受業，錯以今文（卽當日通行之隸字也）寫定其書以行於世；是爲今文尙書，其後數傳而有歐陽及大小夏侯勝建三家之學。

今文家之首傳易者，爲菑川田何；（一作杜田生）後經數傳，而有施（讐）孟（喜）梁丘（賀）三家之學；最後附以京房一家，是爲今文易四家之學。

今文家之傳詩者，有齊魯韓三家；齊詩始於齊人轅固，魯詩始於魯人申培，（一作申公）韓詩始於燕人韓嬰；尤以魯韓二家詩與荀子有授受關係。（據汪中荀子通論）是爲今文詩三家之學。

今文家之傳禮者，始於高堂生，其所傳者爲儀禮十七篇；宣帝時，后蒼最明，蒼傳弟子戴德（大）戴聖（小）慶普三家；是爲今文禮三家之學。

今文家之首傳春秋者，爲公羊氏。先是公羊高受春秋於子夏，世傳其學，至其孫壽與

同門胡母子都著之竹帛。同時傳公羊春秋者，尙有董仲舒，仲舒之傳最盛，仲舒傳嬴公，再傳而爲嚴彭祖顏安樂二家；是爲今文春秋二家之學。

以上爲今文家經諸經傳授之起原及其家法之大概也。

b西漢今文學之盛行　西漢時代，以今文諸經先出，文景二帝始設詩三家及論語博士；至武帝則全設五經博士。(猶教授也)每博士之下，設五十弟子員，由是諸經悉列學官，習者日衆；國家每値策舉賢良，士子均以今文經進身。宣元二帝以後，復增設五經十四博士，(卽易四家，書三家，詩三家，禮大小戴二家，春秋嚴顏二家)弟子增至三千人；漢之經學，於斯爲盛。

c今文學之家法及其致用觀念　今文學最重家法，凡由一師傳授而自成一家者，謂之家法；受自某家者，必遵守某家之說；如書之由伏生而分爲大小夏侯歐陽三家；詩之分爲齊魯韓三家是矣。一家之經，其章句訓詁，均有來歷，學者不可違反之；此卽學術門戶之爭所由來也。

今文家無論何派，均信通經致用之說，謂治經之結果，可措之實用：如董仲舒未以春

秋斷獄訟，平當主以禹貢治水道，夏侯勝主以洪範斷災祥，王式主以三百五篇當諫書：皆其致用之明證也。他如眭宏之斷上林柳生爲天子起自匹夫之兆；雋不疑引春秋斷成方遂冒充戾太子之僞；夏侯勝斷天陰不雨爲臣下謀上之徵；皆如響斯應。以此通經致用，則五經之旨，不免流於詭異矣。蓋西漢今文之學，多源於齊；齊人向受鄒衍陰陽五行說之影響，及漢武時，方士雜進，異說尤多；今文家受其影響，不免以五行災異之說，附會經義，其結果方士與儒家合流，至哀平間，遂有緯書之出見；今文家竟認緯書亦爲孔子所作，以輔翊六經者；然經正緯奇，經約緯顯，究不可認爲與經有關係也。

d古文經之起原　古文經至漢武時代，始漸出見；先是魯恭王壞孔子屋壁以廣宮室，於其中發見尚書，逸禮，論語，孝經，均以古文字寫定者，當時目之爲古文經；所以別於當日通行之今文經也。

時河間獻王好書，民間有獻書者，多給以金帛；由是得周官逸禮及考工記等書，且任毛萇爲毛詩博士。王曾上其書於朝，藉充祕藏。又孔安國曾校定孔壁古文尚書，上之於朝，以巫蠱事起，亦未得行。及乎漢末，劉歆發揚古學，於是古文易有費氏，書有孔氏，詩

有毛公，禮有周官，春秋有左氏傳，古文諸經，於是大備；徒以逼於今文之勢，尚未得列入學官，僅得傳授於民間而已；不足與今文經敵也。

e今古兩家之四次爭執及古文經之盛行　西漢成哀二帝時代，劉歆與其父向領校祕藏、得古文尚書，左氏傳，逸禮等書，大好之，向歆父子本治穀梁春秋者，至是歆得左氏傳，以爲左氏親炙於孔子，是非不謬於聖人，因問學於尹咸，盡通其義。時周官逸禮多與今文儀禮不同，歆亦好之。易本未遭秦火，然當時民間有費氏易，向以祕中易與三家易費氏易相較，知三家易多脫去「無咎」「悔亡」等字，惟費氏易與祕本合，因認費氏易爲古文易。

歆既得古文諸經，因建議於朝，請將諸經列入學官，設博士及弟子員，以廣傳授；時大司空師丹孔光等下其議於太常博士，諸博士以古文經來歷不明，又無傳授，不肯置對；歆遂移書讓之；丹等不以歆爲然，因出歆爲五原太守；是爲今古兩家第一次之爭。然古文家雖屈，而以劉歆之博學盛名，其傳授亦漸盛云。

光武即位，韓歆陳元等請立左氏博士。時博士范升，今文家也；力爭左氏不傳孔子，又無師承，力持不可，帝竟從韓陳議，設左氏博士，以李封爲之；後封死，遂罷。是爲今

古兩家二次之爭，而古文家勝。

其後賈逵(古)與李育(今)爭左氏異同；最後何休(今)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以詆古文春秋左氏傳；鄭玄(古)則作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以難何休，是爲兩家第三四兩次之爭，而今文家漸不支矣。

蓋自東漢以後，古文經大師輩出，前有二鄭(興衆)二賈(徽逵)，中有馬融許愼，後有鄭玄服虔，均以古文經教授起家；今文家除何休外，餘均次乘，不足與之敵也。古文家諸學者，多重名物訓詁，以視今文家之守章句通大義者不同；其說經雖篤實可取，然不免失之煩瑣：如周防撰尙書三十二篇凡四十萬言；景鸞作易說詩解禮略月令章句，凡五十餘萬言；其他學者著述，均以繁徵博引爲貴，立說不免牴牾。惟自鄭玄注三禮，於訓詁名物博采今古二家，始打破二家門戶家法；自是今文十四博士之學，以及古文五經之學，悉統一於鄭學之下，而今古多年之爭始息。此則兩家由分而合，必然之趨勢也。

(丁)今古兩家之異點　今古兩家均以五經爲其研究之對象，然以其起原及態度不同，遂有種種之異點，今略舉其犖犖大者如左：

今文經出自秦火之餘：古文經多出自山巖屋壁，今經多殘缺，古經較完全。

2今文學者多出自齊魯，古文學者多出自燕趙。

3今詆古爲傳授不明；古詆今爲守殘專己。

4今文家言政制則宗王制；古文家言政制則主周官。

5今文家認六經爲孔子所作；古文家認六經爲孔子所述。

6今文家之研究，注重微言大義；古文家則注重訓詁名物。

7今文家主通經致用；古文家主通經服古。

8今文家尊孔子爲素王；古文家尊孔子爲先師。

9今文家之學，近哲學派；古文家之學，近歷史派。

10今文家崇信緯書；古文家不信讖緯。（但亦有迎合當世采及緯書者）

以上所舉，皆兩派異點之卓著者也。

g兩晉及南北朝之漢學演變　自東漢末，鄭玄爲諸經遍作注解，於是今古門戶始合。至三國魏人王肅（子雍）始與鄭氏立異，僞造孔子家語孔叢子聖證論等書，以爲攻鄭之根據

，以晉武帝為其外孫之故，其所注諸經，與其父朗所注易傳，遂得列學官，自是漢學又分鄭王二派，然鄭學根柢盤深，王派弱點太多，不能與抗，故自東晉以後，鄭學依然盛行於北，南方雖行王學，然王之經注，迄未得列於學官也。（東晉以後，五經注無采用王肅注本者，觀本節後段自明。）

魏晉以後，清談盛行，經籍道息；然學者以清談之名理，移而說經者，亦往往有之：如王弼之注易略例，韓康伯之易注，何晏之論語集解；皆此時注本也。惟杜預之春秋左傳集解，范甯之穀梁傳注，頗能自成一家之學；今十三經注疏用之。

東晉以後，北方亂於五胡，漢族偏安江左，其時玄風獨振，儒術消沉。故江左自晉元帝以至宋齊，太學不興，絃誦久廢，縱有專心治經者，亦浸淫於老莊之說；時則有若宋伏曼容之開館講經，聽者咸集；梁人嚴植之之講學潮湧，五館畢至；二人均以音辭清利，為人所稱；此皆受清談影響者。然自宋文帝首設玄儒文史四科之學，經學始漸有起色；至梁武帝天監四年，始設國學及五經博士，治經者遂漸多。時北方學者如崔靈恩等相率南來，南方學者如皇侃等，亦多從事著述；皇之論語義及孝經義至今猶存。

北朝自魏道武帝立國時，卽設太學，重道崇儒，定爲國是；故北方學者依然承東漢之學風，習鄭服之傳注，與南方學者之雜采老莊者不同。其著名學者，則有徐遵明之遍注易書春秋三禮；劉獻之精毛詩三禮，二人均爲學者所宗。周齊之交，則有熊安生爲北方名宿；周隋之交，又有二劉焯炫學綜南北，著述宏富，開唐代孔穎達作五經正義之先聲。

當南北分立時代，經學亦分南北二派，好尙各有不同；大抵江左周易則宗王輔嗣，尙書則宗孔安國；春秋則宗杜預左氏傳；河北春秋則宗服虔左氏傳；書與易均宗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宗夫鄭氏：此南北對於諸經好尙之不同也。大抵南學多雜玄談，北學則純宗鄭服；故北史儒林傳曰：「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其異也。

南北之學風雖有不同，然亦有同一之趨向，則兩方學者均競尙義疏之學是也。當時學者著述，均以義疏爲名；如南方學者皇侃之著論語孝經二義；崔靈恩之著三禮義宗：北方徐遵明與二劉等之著作，亦均以義疏爲名，大抵北人義疏，長於訓詁；其弊也瑣碎；南人義疏，長於名理，其弊也空虛。今南北著述雖多散佚不傳，然證以五經正義之所引，可以

知其略矣。

南北學之混合，始於隋代之二劉，而集成於唐初之孔穎達。當南北分立時代，北方學者雖宗尚鄭服，然終信南方經學爲正宗；而青齊之地，介南北之交，遂爲兩學接觸之媒介。時南方費甝之尚書義疏流入青齊，北方學者大好之，遂競治南學，由是南學大盛於北，鄭服之注，少有治之者。至隋代二劉博通諸經傳注，兼好南方王弼之易注，杜預之左氏傳注，及孔安國之尚書傳；故當隋文帝統一時代，南方經學遂有統一北學之勢；實二劉提倡之功也。

h隋唐以後之漢學　自隋唐二劉提倡南學，至唐初貞觀時代，太宗以諸儒注疏分歧，因詔令當代大儒孔穎達延聘諸儒，纂定五經正義一百七十卷，至高宗永徽四年，頒行天下；明經進士二科，均以是書爲主。其書於易主王弼，於書主僞孔傳，於春秋主杜預集解；詩則主毛傳鄭箋，禮則宗鄭氏注，而向日北方所宗之經注悉廢，由是南北經學遂完全統一於正義之下。

五經正義博采漢代今古兩派之注極多，於南朝諸家義疏，亦有摭取；故其書爲經籍中

極有價值之作。然唐雖頒定此書，而取士實以九經爲主；（以禮記左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羊穀梁爲小經，蓋依經文多少而定也。）學者只知尋章摘句，對於經義，無所發明；故終唐之世，無卓異學者，惟三禮之學稍著而已。

三禮之學，見重於六朝；南北學者治禮學者頗多，唐初亦然。時則有張士衡精於三禮，賈公彥從之受學；五經正義中之周禮儀禮兩義疏，卽出其手，極爲精博；今十三經注疏宗之。其子隱之能世其學。又有李元植者，受學於公彥，所著三禮音義亦精審。他如王恭蓋文達元行冲等均以精治三禮著名。此外於春秋之學，則有啖助趙匡陸淳疑作左氏傳者非左丘明，當係六國時人名左丘者爲之；遂開宋人疑古之始。其時陸淳本啖趙二人之說，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三書，攻駁三傳。於易學則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搜羅兩漢今文家之易說甚多；而於荀爽虞翻二家之說尤詳。又有陳商者，議立春秋左氏學，申明左氏爲史，當與遷固等列，非以附經，尤爲卓識：此皆不囿於五經正義之舊說而標新立異者也。

二、宋學之起原及其演變

宋儒之學長於義理，源於六經，故其學亦以六經爲研究之對象；此其與漢學略同者也

○所不同者，漢儒重訓詁名物；宋儒重闡明義理；漢儒以通經服古爲高；宋儒以通經疑古爲尙；一重客觀之研究，一重主觀之冥索：此其根本不同者也。茲分述其起原演變如左：

a宋學之起原　宋人治經，側重疑古，其風始自慶曆（仁宗年號）時代。其以經學家之眼光地位，而首開疑古之風者，則爲孫復（泰山）劉敞（原文）二人。孫氏治春秋，倡三傳均不可信之說，主張由本文以求其義，因作春秋尊王發微以申其旨，繼之者有孫覺（莘老）王安石等。安石因倡春秋爲「斷爛朝報」之說，欲擯之於六經之外，其妄誕極矣。劉敞作七經小傳專與五經正義爲難，然以古駁古，尙少臆說。安石本之而作三經新義，臆說遂滋多矣。

以文學家之眼光地位，而疑經惑古者，要推歐陽修。修負重名，故和者尤衆；其始疑易繫辭非孔子作，因作易童子問，反復辨難以暢其旨。又以毛詩大小序不可信，復作詩本義，和之者有蘇轍王得臣程大昌等。其受歐氏影響而疑及他經者，則有蘇軾疑尙書胤征之不可信，李覯（泰伯）司馬光疑孟子之不可信；自是學者士梗漢學，敢於排擊古義，當時司馬光上劄子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爻卦，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二南，已謂毛傳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盡十二公，

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此可窺當日學者之風氣矣。

降及南宋，此風益扇，如鄭樵作毛詩辨妄，謂大小序非子夏毛公之作，詆鄭衞爲淫佚之詩；朱子受其影響，而作詩經集註，多本樵說。又有吳棫(才老)者，首疑古文尙書二十五篇之僞，朱子繼之，因謂今文詰曲聱牙，古文文從字順，伏生決不記其難而忘其易，自後疑古文尙書者，多本二人之說。凡此種種，皆宋儒對於經傳抱疑古精神之表見也。

b朱子集宋儒經學之大成　朱子爲南宋理學家之巨擘，其於經學，雖不滿於漢人穿鑿附會；然其教學者讀漢唐注疏，實較他人爲篤實；至其能擺落漢唐，獨標新異者，一方固受北宋學者疑古之影響；一方由其天資之高，學問之博，故能融會新舊而集其大成也。

朱子以前，治易者，莫善於程伊川。伊川既不信漢人之象數，復不取王弼之名理，因作易本傳一書，專以人事說天行，純爲儒家之易；乃其同時邵雍得陳摶圖書之傳，以道家修煉之理說易，而易學遂生一大障礙。伊川與邵本相契，獨不取其易說，其見解頗高。朱子本宗伊川理學者，獨於易學，則採邵子之象數以作易本義；於易之卷首，列先天後天及伏羲文王卦位共九圖，是以道家方士之易，混入儒家之易；故爲歷代學者所攻擊。至清人

黃宗炎作圖書辨惑，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篇，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最後胡渭作易圖明辨，於是其價値頓減，無有尊信之者。

朱之於毛詩本信大小序及毛傳鄭箋，故其詩經集註，首次稿本，純宗毛鄭，後受鄭樵毛詩辨妄之影響，因變更舊說而從之；故其第二次稿本，削去詩序，而指鄭衞二風爲淫詩，其友呂祖謙深不以爲然，因作呂氏家塾讀詩記專宗毛鄭，以與之抗，即當時事功派之陳傅良亦深不滿，由是說詩者分呂朱二派，而朱派最盛；是朱子於詩乃集兩宋疑古派之大成也。

朱子於古文尚書，頗信吳棫之說，以二十五篇爲後人僞作；又謂書序決非孔子所作，主張删去，彼雖未作書注，然今之書經集傳實爲其弟子蔡沈（九峯）秉其意旨而作。惟蔡氏削去書序，雖本師說；然其仍爲二十五篇作注，則仍抱懷疑態度者也。

朱子精於儀禮，曾著儀禮經傳通解。儀禮本爲難讀之書，自經朱子分析章節，標舉大旨，文漸可讀；惟朱子僅注成家鄉邦國之禮，而喪祭二禮，則由其弟子黃幹及後學楊復續成之；此朱子對於經書之制作也。

朱子於春秋並無集傳，彼非不治春秋者，徒以惑於孫復劉敞之說，三傳既不可信，若直尋文義，亦不易明；嘗曰：「春秋義例，至爲深遠，不能自得於心，」而當時胡安國以與朱子同派，而作春秋左氏集傳，妄以私意解經，竟得元明二代之尊重，列入學官，貽誤後學；使朱子當日自作集傳，當不至如胡氏之謬妄也。

總之朱子集兩宋疑古派之大成，對於諸經傳，多有集註；後之學者，遂棄漢唐注疏，而專宗朱子一家之學；漢宋門戶之分，朱子其主要人物也。

G元明二代之宋學　元人入主中國以科舉取士，純本程朱之學，故當時學者均宗程朱，如劉瑾之詩經通解，純本朱子集註；王柏尤迷信朱子，作詩疑書疑二書，以申朱旨；而詩疑竟主張刪去鄭衞二風等詩，至三十餘篇；實朱子所不及料也。

他如汪克寬之治春秋，悉本胡安國之集解；陳櫟之治尙書，悉宗蔡沈之集註，陳澔之治禮，悉本宋人衞湜李如圭及朱子之說。總之元人治經，純屬朱派，無所發明；惟陳應潤疑朱子易本義卷首九圖出於方士派；吳澄繼朱子之後，發明古文尙書之僞，稍稱卓異耳。

明人治經，較元人固陋尤當。大抵元人抄宋人之經說，明人又抄元人之經說；元人尙

讀宋人說經之書，明人則擯宋儒經書而不讀，專讀元人說經之書矣，每況愈下，其風實啓自永樂年間之勅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兩大全。胡等不學，純抄元人經說，取劉瑾汪克寬陳澔等等著作，勒爲定本，頒行天下；自是士子專讀大全，爲獵取科名之具；不但鄭服賈馬之名，無人齒及；卽孫復劉敞之書，亦不知其名矣。顧炎武謂「有明三百年間學者著書，無非盜竊勦襲，」良有以也。其間稍稱卓異者，惟有梅鷟作尙書考異，頗能考證古文二十五篇之僞；至於豐坊(道生)之僞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則更謬妄不足道矣。

D清代之宋學　清初自顧炎武倡治經之風，開漢學之始；然其間宋學亦頗有人才，克自樹立；其在上者，則有康熙帝之提倡宋學，一時理學名臣如魏裔介李光地湯斌陸隴其等，先後輩出；彼等除談性理之外，亦頗注意治經；如李光地等，精於易學；方望溪長於三禮；均有着作，而尤推重程朱；故可推爲宋儒經學之一派，卽康熙帝之勅纂周易折中等書，均出若輩之手；其在下者，則有張爾岐陸世儀江永等。張學精三禮，而尤重程朱；江著禮書綱目八十餘卷，純宗朱子之儀禮經傳通考。其後秦蕙田因之編五禮通考，尤爲研究宋儒禮學之類書；曾文正推爲「三禮之外，並此爲四；」而納蘭成德之通志堂經解，搜羅兩宋

學家經說尤富：此清代前中兩期宋學演變之概況也。

道咸以後，宋學之研究漸衰；然自曾國藩出，於考据詞章之外，力主宋儒躬行實踐之學。當其官京師時，與唐鑑(鏡海)倭仁(艮峯)相往來，二人篤信程朱，曾氏與之往復論學、而注重夫禮；即受二子之影響也。其後曾氏以宋學倡導湘中，羅澤南李續賓等，聞風興起；故湘中宋學大盛。及洪楊亂起，曾氏受詔辦團，主張「兵用山農將用士人」之議，於是汲引羅李等統率湘軍出征；而羅李以宋學諸生，居然能殺敵致果；二人先後死於武昌及三河尖之役。可知此期之宋學，側重於躬行實踐之精神，不兢兢於心性義理之空言矣。此又宋學轉變之一種新趨勢也。然自曾氏歿後，提倡無人，繼以西學勃興，漢宋兩學，受其影響；而宋學尤不振云。

三、清代漢學之復興

漢學自唐以後，以宋學勃興，爲之中衰；至清代始復再起。今分爲三期，述之如左：

a 清代初期之漢學　清初承王學衰敝之餘，一般學者，羣厭心學之空疏，相與攻擊陽明，崇尚宋學。開其風者，實推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四先生；其尤有功於清

代漢學之復興者，實推顧炎武。顧氏首倡「經學卽理學」之說，爲反對王學之口號；復倡「通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說，以建立清代漢學之系統。彼生平博通諸經，而尤長於音韻之學；蓋以音韻學爲文字訓詁之鎖鑰，治經學者，必先從事於音韻，而後訓詁考據，方有門徑可尋；後之惠戴諸儒側重文字之聲音訓詁爲治經之功力者，皆顧氏啓之也。

顧氏對於宋學，素不菲薄，而於朱子篤實之學風，尤心儀而向往之；且以身當鼎革，有志恢復，因倡「通經致用」之說，以與浙東事功派之精神相近；觀其中年以後，遊歷南北，到處墾田治產，則純爲實事求是之表見；非僅欲以經生終老也。

然顧氏之治經學，尙屬普遍的；其專治一經，爲漢學具體的研究者，則推閻若璩胡渭二人。

閻氏治古文尙書，證明其僞，因作古文尙書疏證八卷；歷引論孟史漢諸書，以證明二十五篇及僞孔傳之僞；其證據不下百數十條，其方法取重博證，不涉主觀臆斷，蓋純粹漢學家之態度也。惟時採宋儒朱子之說，故惠氏一派，頗不滿之。閻氏又精地理，所著四書釋地，頗能就實地遊歷，證明前人注疏之誤。

胡渭以專攻易圖得名。先胡氏而攻易圖者，本有二黃（宗羲 宗炎）宗炎著易圖辨惑，宗羲著易學象數論毛西河着圖書原舛篇；然不及胡著易圖明辨之博洽也。自有易圖明辨，於是朱子易本義大失價值：凡此皆清初易學之主要人物也。自三人首倡漢學，學者風氣一變，遂開清代中期考證學之盛。

b清代中期之漢學　乾嘉二朝爲清代漢學最盛時代；其間要分吳皖兩派。開吳派者，爲元和三惠（周惕 士奇 棟）尤以棟爲最；開皖派者，爲休寧戴震。玆分述如左：

惠氏之學，純宗漢儒；其所長者惟易。着有周易述及九經古義等書；專搜漢儒已佚之說。其大旨以爲漢人近古，立說多徵實可信；其訓弟子，教以專讀漢儒箋注；至於唐人義疏，宋人集註，悉可擯之不顧；故清代學術首嚴漢宋之門戶者，惠氏也。然以其過尊漢儒之故，遂不惜迷信「卦氣」「爻辰」「納甲」等之謬說，與宋學家之迷信先天卦位諸圖者何異？故王引之評之曰：「惠氏之學，以博聞強記爲高，博洽有餘，識解不足。」近人梁任公亦曰「必古皆眞，凡漢皆好，此惠派之采色也。」傳惠派者，有余蕭客江聲江藩等。余著古經

解鈞沈，江著尙書集註音疏，潘著漢學師承記；均有名。餘如錢大昕王鳴盛等，亦與此派有關也。

休甯戴東原之學，導源於江永，而博洽過之。戴在二十二歲時，卽著籌算一書，爲永所推重。中年客遊燕京，紀昀朱筠王昶等見其著作，大服之。其學博通經史曆算諸科，尤長於文字訓詁之學。其治學方法，以訓詁爲門徑；以義理爲指歸：嘗曰：

經之所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學者必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

由此可知戴氏之學，不僅欲以考據名家，實欲於考據上闢一自己的哲學之途徑也。其生平著作頗多，類皆善於懷疑，取重博證；有疑則必求證，證則必求其多；證多則加以判斷，孤證則棄之不用：此殆合漢學家之客觀與宋學家之主觀而一爐冶之也。故戴氏之學，名爲漢學；實則能超出漢學之外，而確立淸代之考證學，與吳派之墨守漢學逈異矣。

戴氏著作博而且精，惜多未成者；其自評所著云：「僕生平著作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與此書相輔而行者，則爲原善。」惟當時學者只推重戴氏之考據，而以此二書

價值；其弟子知之者，惟一洪榜而已。

爲無足重輕；甚有謂戴氏不必言義理與宋儒爭名者。惟反對戴氏之章學誠頗能了解二書之

演戴派之考證學者，當推其門下段玉裁王念孫引之父子等，故世稱戴段二王。段精說

文，著說文解字注，發明義例，博洽精審，推爲許氏功臣。王念孫父子著作不多，而極精

核；念孫著廣雅疏證及讀書雜志；引之著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辭：皆訓詁文字之名著也。

總之中期漢學，吳皖二派，先後並盛：吳派爲純漢學，皖派則爲考證學；吳派主通經

服古，皖派主通經考古；吳派僅有搜討之功，皖派兼有發明之績；以言效用，則吳派不及

皖派之大；皖派之學，實發揮漢學而光大之，稱爲清學，洵不愧也。

c 清代後期之漢學　前中兩期之漢學，均反唐代之義疏，復歸於東漢；東漢爲古文經

盛行時代，換言之，清代前中兩期之漢學，皆宗東漢之古文派也。至西漢時代之今文學，

自經三國及永嘉之亂，十四博士之經說，幾悉歸亡佚，中絕殆及千年；至淸代乾嘉後期，

殆有復興之勢。開其先者，首推武進莊存與。（方耕）莊氏精公羊學，首著春秋正辭；推闡

何休之說，專求其所謂微言大義；其弟子之著者，爲劉逢祿宋翔鳳二人。三人均籍隸今江

蘇之常州，故一稱常州學派。

劉氏著公羊解詁申何及穀梁廢疾申何。宋氏雖宗今文，然所著[illegible]上立說多不純；惟莊氏兄子述祖著尚書古今文考證毛詩口義等書，頗能紹其家學。大抵莊氏一派之學，依經立義，旁推交通，間引史事說經，一洗章句訓詁之習；其文深美閎約，雅近淮南，則工於立言；重言申明，引古匡今，則近於致用；與吳皖兩派之旨趣大異矣。

自三人首倡今文學，道咸以後，此派大行；時則有龔自珍魏源邵懿辰戴望等。龔爲段玉裁外孫，受古文派影響較深，其今文說不純。魏著書古微及詩古微二書，專申尚書三家及詩三家，而駁毛孔鄭三家之說，頗精審。邵著禮經通論，專宗儀禮而黜周官；戴著論說語，專申齊論而黜魯論；皆此期今文經師之卓卓者。

此派之專以輯今文佚說著名者，則有陳壽祺喬樅父子，專輯詩三家及書三家遺說。又有迮鶴壽專輯齊詩翼氏一家之學說，爲齊詩翼奉學。他如馮登府等，亦有輯佚工作；此時可謂今文派全盛時代。至其治學方法，以推闡微言大義爲主，不兢兢於訓詁名物之末；此其與古文派特異之一點也。

咸同時代，洪楊亂起，經學無論今古兩派，均爲之中衰：自光緒以後，今古學復盛。時則有若張之洞提倡古學，翁同龢提倡今學：其在下以治今文學著名者，則有湘中王闓運。然王本文人，雖以今文義遍注諸經，而所得實淺；惟其弟子川人廖平治今學頗精，所著今古學考，極有條理。廖氏爲諸生時，即已斐然著作；曾斥古文經爲劉歆僞造，後爲張之洞所賄買：廖遂頓改前說，謂古文經爲大宗，今文義爲小說；遂爲識者所輕。其後有康有爲者，本治古學，後讀廖書，大服之；因改宗今文學。所着有新學僞經考斥古文經爲新莽國師劉歆僞造：又著孔子改制考，謂六經爲孔子託古改制之作。其弟子有陳千秋梁啓超等。千秋早逝，其學不昌：梁則與古文派之因緣頗深，素不滿於其師之武斷；故中道棄之。此外如皮錫瑞之着經學歷史及經學通論；崔適之著春秋復始及史記探原，皆今文家言也。然今文家一變而主張政治改革之說，頗受西學之影響；故晚近之治國學者，皆不純粹之今文派也。

當此期今文派盛行之時，古文派雖形見絀，然亦非絕響者：時張之洞提倡古學於上，歷官川鄂等省學政，總督，曾着書目答問及勸學篇，指示學者讀書門徑；其在下者，則有

德清俞樾治古學，以小學爲綱，疏理羣籍，宗法二王；所著古書疑義舉例，其價值與經義述聞相等。又着羣經平議及諸子平議均精審有名。又有定海黃式三及子以周治經多與戴阮(元)相合，而以周作禮書通故，尤集三禮之大成。瑞安孫詒讓深於訓詁典章之學，作周禮正義，集周官學之大成。又有儀徵劉師培亦世治古學，曾著經學教科書，明於派別家法；其着作多散見於其所主持之國粹學報。最後有餘杭章太炎者，長於聲音訓詁之學，所着有國故論衡文始檢論多種；今彙爲章氏叢書；此則晚近言古學者之碩果僅存者也。

四、漢宋之爭面面觀及其結論

漢宋之爭，起自有清乾嘉時代；其初期並無此爭執也。蓋自清初顧炎武首倡治經之風，開清代漢學之始；然顧氏實取朱子篤實之方法以治經，故此時漢學與宋學實無顯然之區別，且有兩派合流之趨勢；卽如閻若璩之攻僞古文尚書，亦多取宋儒之說；胡渭雖攻朱子易圖，然亦時取宋儒之義理。降至乾隆初年，尙有王懋竑江永之尊朱子；李紱之尊陸王；卽如專治漢學之惠棟，亦有「六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之主張；可見此時代之學者，雖崇尙漢學，並不反對宋儒也；故可名爲漢宋不分時代。

漢宋之分，至乾嘉時代漸著；其確分漢宋兩學之門戶者，爲惠棟；以漢學之考據，而反對宋儒之空談義理者，爲戴震。其在朝如劉統勳則標榜宋學，于敏中朱珪紀昀等則標榜漢學；當乾隆三十八年安徽學政朱筠請開館編纂四庫全書時，大學士劉統勳卽力持反對，謂非當務之急；而于敏中等則力贊成之。此則學術之爭，移爲政治之爭矣。

大抵當時漢學家詆宋學家之舍經言理，爲流於空疏；宋學家詆漢學家之尋章摘句，爲支離破碎；而戴震焦循一派，則欲以考據證明義理，以掩宋學之長，而發其覆；此時漢學鼎盛，宋學已不能振起。茲舉三派之着述，以表明當時門戶之爭如左：

a 反宋派之江藩　江藩爲惠派再傳弟子，篤信漢學，極詆宋儒；其所着之國朝漢學師承記，足代表當日漢學家反對宋儒之意見；其書體裁近正史儒林傳，首列閻若璩，認爲清代漢學之首倡者；對於顧黃等首倡經學之功，置之不講；後以他人之質問，始將二人傳附於卷末，已不合學術史之意義。蓋其意以顧氏雖首倡經學，然立論尚雜有宋儒之說；其實彼所認爲首倡漢學之閻若璩，亦曾雜取朱子蔡沈之說，厚此薄彼，足見其識不高；當時焦循等請藩改名國朝經學師承記，藩不允；蓋其認惠氏一派爲純漢學之成見，牢不可破，一

至於此。

b反漢派之方東樹　方東樹爲桐城派姚姬傳弟子。當漢學盛行之世，宋學幾不能與抗；惟桐城派託於義理詞章以與漢學對壘，尙能張其軍；方東樹卽代表此派以反對漢學家者也。其所着漢學商兌一卷，大旨爲對於戴派而發；其說謂漢學家有六蔽：卽

1.力破「理」字，以窮理爲厲禁，此最背道害教。

2.考之不實，謂程朱空言義理，啓後學空疏之陋。

3.忌程朱之言義理，啓後世理學之名及宋史道學之傳，

4.畏程朱檢身之嚴，不若漢儒之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

5.奈何不下腹中數卷書，及其新知小數，不知此爲駁雜細碎，乃大儒所棄而不屑者。

6.見世之空疏者衆，欲以加少爲多，臨深爲高。

此六者，方氏反對漢學之表示也；大致不外攻擊漢學家治經方法之不合及其對於理學態度之不當耳。此外如道光年間宋學家唐鑑之作學案小識，分傳道，翼道，守道，等科，淺陋無識，更不足數。

c調和派之姚鼐　鼐與戴震同時，早年有志於漢學，曾投弟子帖於震，震不受。自是鼐專治文學，為桐城派之中堅。桐城派固借宋學之義理以自文其淺薄者；姚氏更欲合義理考據於一爐而治之，因倡言「義理考据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以義理為質，然後詞章有所倚，考據有所歸」。至其與錢獻之蔣松如等書，對於漢宋爭執，頗能持平；非若方東樹之肆口攻擊者。其後曾國藩祖述其說，兼以曾氏之學，得力於考据；其事業得力於宋儒，頗能綜合兩派之長而去其短。此外如孫芝房倡洪楊之亂，由於漢學，則肆意詆毀，不足道也。

總之漢宋兩派，各有其立足之點；其歷史憑藉之深厚，亦未可輕視；學者苟平心靜氣以觀之，求其大旨，得其通點，不兢兢於門戶之爭，斯吾人治學應有之態度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價目 臨時酌定

一 鎮

据

偲 治

印刷者 南 職印刷所

經售處 省立南昌第二中學校

0

黄[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